

古文觀止

看叙起手
乃父讎東
身歸罪八
字便見得
宜旌不直
誅中段是
論理故作
兩平之言
尾段是論
事故作側
引重之語
一據典無
成爲鐵案

增批古文觀止卷九

駁復讎議

柳宗元

臣伏見天后唐武時有同州下邳圭人徐元慶者。父爽爲縣尉趙師

韞所殺。卒能手刃父讎。束身歸罪。後師韞爲御史元慶變姓名於驛家傭力久之師韞以御史舍亭下元慶手刃之自囚詣官

當時諫臣陳子昂建議誅之而旌其閭。且請編之於令。永爲國典。

時議者以元慶孝烈欲捨其罪子昂建議以爲國法專殺者死元慶宜正國法然旌閭基以褒其孝孝可也議者以子昂爲是○叙述其事作案臣竊獨過之總收一句臣

聞禮之大本以防亂也。若曰無爲賊虐。凡爲子者殺無赦。子不當讎而讎者死

刑之大本亦以防亂也。若曰無爲賊虐。凡爲治者殺無赦。吏不當殺而殺者死

○以禮刑大本上說起是議論大根本處其本則合。其用則異。旌與誅莫得而竝焉。一句點醒破其首鼠兩端之說

誅其可旌。茲謂濫。贖刑甚矣。旌其可誅。茲爲僭。壞禮甚矣。左傳善爲國者賞不

僭刑亦不濫○互發以足上句意果以是示於天下。傳於後代。趨義者不知所向。違害

者不知所立。以是爲典可乎。以上泛言旌誅竝用之非蓋聖人之制。窮理以定賞

罰本情以正褒貶。統於一而已矣。此言聖人旌誅不並用。窮理本情四字甚細。嚮使刺讞。年上聲。其

誠僞。考正其曲直。原始而求其端。則刑禮之用。判然離矣。刺詆也。議罪曰讞。誠

偽以情言。曲直以理言。承上正轉一筆。起下二段議論。何者。若元慶之。不陷於公罪。師韞之誅。獨以

其私怨。奮其吏氣。虐於非辜。州牧不知罪。刑官不知問。上下蒙冒。

籲預號豪不聞。籲呼也。而元慶能以戴天為大恥。枕戈為得禮。禮記父之仇不與共戴天。

又曰居父母之讎。寤苦枕戈。不仕弗與共天下也。處心積慮。以衝讎人之胸。介然自克。即死無憾。

是守禮而行義也。執事者宜有慚色。將謝之不暇。而又何誅焉。段一

寫旌之不宜誅。其或元慶之父。不免於罪。師韞之誅。不衍於法。是非死於吏

也。是死於法也。法其可讎乎。讎天子之法。而戕奉法之吏。是悖驚

而凌上也。執而誅之。所以正邦典。而又何旌焉。一段寫誅之不宜旌。○二段透發旌與誅莫得而並

意。且其議曰。人必有子。子必有親。親親相讎。其亂誰救。述子昂原議。是惑

於禮也甚矣。禮之所謂讎者。蓋其冤抑沈痛而號無告也。非謂抵

罪觸法。陷於大戮。而曰彼殺之。我乃殺之。不議曲直。暴寡脅弱而

已。其非經背聖。不亦甚哉。此段甲明讎字之義。正駁子昂言讎之失。周禮調人。調人官名。掌司萬人

之讎。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讎。讎之則死。有反殺者。邦國交讎之。禮周

見地又安得親親相讎也。春秋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

父授誅。子復讎。此推刃之道。復讎不除害。公羊傳見定公四年不受誅謂罪不受誅也。一來一往曰推刃。不除害謂

取讎身而已不得殺其子也。今若取此以斷。兩下相殺。則合於禮矣。兩下相殺謂師韞殺元

○引周禮公羊以明殺人與不義受誅者皆可復讎論有根據一篇主意具見於此且夫不忘讎孝也。不愛死義也。元慶

能不越於禮。服孝死義。是必達理而聞道者也。夫達理聞道之人。

豈其以王法為敵讎者哉。議者反以為戮。黷刑壞禮。其不可以為

典明矣。收段就元慶立論所以重與之而深抑當時之議誅者是通篇結案請下臣議附於令。有斷斯獄者不

宜以前議從事。謹議。

桐葉封弟辨

柳宗元

前幅連設
數層翻駁
後幅連下
數層斷案
俱以理勝
非尚口舌
便之反覆
重疊愈不
厭如眺層
巒但見

古之傳者。有言成王以桐葉與小弱弟戲曰。以封汝。周公入賀。王

曰。戲也。周公曰。天子不可戲。乃封小弱弟於唐。史記晉世家成王與叔虞戲

此封若史佚因請擇日之成。王曰吾與之戲耳。史佚曰天子無戲言。于是遂封叔虞於唐。若曰周公入賀。史不之見。特于劉向說苑云云。吾意不然。一句抹倒王之弟

當封邪。周公宜以時言於王。不待其戲而賀以成之也。層一不當封

邪。周公乃成其不中。去聲之戲以地以人。與小弱弟爲之主。其得爲

聖乎。二層且周公者以王之言不可苟焉而已。必從而成之邪。設有

不幸。王以桐葉戲婦寺。亦將舉而從之乎。三層凡王者之德。在行之

何。若設未得其當。去聲雖十易之。不爲病。要平聲於其當。不可使易也。

而况以其戲乎。若戲而必行之。是周公教王遂過也。此段乃是正斷嚴切不留餘漏下乃

就周公身上另起再作斷吾意周公輔成王。宜以道從容優樂。要歸之大中而已。

應要於其當句必不逢其失而爲之辭。一層又不當束縛之。馳驟之。使若牛馬

然。急則敗矣。言不能從容優樂制牛馬然束縛之使不得行馳驟之使之必行迫之太甚則敗壞矣。〇二層且家人父子。尙不能

以此自克。况號爲君臣者邪。言父子之閒尚不能以束縛馳驟之事相勝何況君臣○三層是直小丈夫。缺缺者之事。非周公所宜有。故不可信。老子考其政察察其民缺缺或曰。封

唐叔。史佚成之。史佚周武王時太史尹佚也○結束有不盡意不指定史佚妙

箕子碑

柳宗元

凡大人之道有三。一曰正蒙難。去聲二曰法授聖。三曰化及民。蒙犯也

者以正犯難也○總提三柱立論殷有仁人曰箕子。實具茲道。以立於世。故孔子述六

經之旨。尤殷勤焉。謂下易詩書所載是也○出箕子當紂之時。大道悖亂。天威之動不

能戒。聖人之言無所用。書今動天威○總起進死以併命。誠仁矣。無益吾祀。故

不爲。閣過比干委身以存祀。誠仁矣。與豫亡吾國。故不忍。閣過微子且是二道

有行之者矣。將正箕子先入此段幹旋不少是用保其明哲。與之俯仰。晦是謨範。辱

於囚奴。昏而無邪。墮類而不息。故在易曰。箕子之明夷。正蒙難也。

詩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書囚奴正士正士謂箕子也易明夷卦六五箕子之明夷夷傷也言六五以宗臣居暗地近暗君而能正其志箕子之象也○應前一曰及天命既改。

生人以正。乃出大法用為聖師。周人得以序彝倫而立大典。故在

書曰。以箕子歸作洪範。法授聖也。大法謂洪範洪大也。範法也。書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序。漢志曰禹治洪水錫洛書法而陳之。

洪範是也。史記武王克殷訪問箕子以天道箕子以洪範陳之。蓋洪範發之於禹。箕子推衍增益以成篇歟。○應前二曰。及封朝鮮。推道訓俗。惟德

無陋。惟人無遠。用廣殷祀。俾夷為華。化及民也。朝鮮東夷地。漢書地理志箕子去之。朝鮮教其民以禮義。

田蠶民犯禁八條。其民終不相盜。無門戶之閑。婦人貞信不淫。辟其教民飲食以粢豆為可貴。此仁賢之化也。○應前三日。率是大道。藎於厥躬。天

地變化。我得其正。其大人歟。應前大人第一句。○首提作柱以次分應似正意。卻是客也。下一段寫出箕子意中事。是作者大旨。於虜

呼。當其周時未至。殷祀未殄。比干已死。微子已去。向使紂惡未

稔。銜而自斃。武庚念亂以圖存。國無其人。誰與興理。是固人事之

或然者也。然則先生隱忍而為此。其有志於斯乎。忽然別起波浪語極淋漓。瀉感慨使人失聲長嘆。

唐某年作廟汲郡。歲時致祀。汲郡紂故都今為河南衛輝府。嘉先生獨列於易象。作是

頌云。頌不載

捕蛇者說

柳宗元

此小文耳。卻有許大。議論必先。得孔子詩。政猛於虎。一句然後。有一篇之。意前後起。伏抑揚含。無限悲傷。悽惋之態。若轉以上。聞所謂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為戒。真有用之文。

永州之野。產異蛇。黑質而白章。黑體白文觸草木盡死。以齧人。無禦之

者。異蛇最毒然得而腊。昔之以為餌。可以已大風孿。戀踠。淵上癘。漏癘。賴去

死飢。殺三蟲。腊乾肉也。餌藥餌也。已止也。孿。踠。曲脚不能伸也。癘。瘰癧。腫癢惡創死肌如癰疽之腐爛者。三蟲。三尸之蟲也。○毒蛇。偏為要藥。其始太醫

以王命聚之。歲賦其一。兩次。募有能捕之者。當其租入。永之人爭奔

走焉。敘捕蛇事有蔣氏者。專其利三世矣。入題問之。則曰。吾祖死於是。吾父

死於是。今吾嗣為之十二年。幾死者數。朔矣。言之貌若甚戚者。攀泰山婦

伏結處。余悲之。且曰。若毒之乎。余將告於蒞事者。更若役。復若賦。則

何如。若汝也。言改汝捕蛇之役。復汝輸租之賦。以免其死。蔣氏大戚。汪然出涕曰。君將哀而生之乎。

則吾斯役之不幸。未若復吾賦不幸之甚也。犯死捕蛇。乃以為幸。更役復賦。反以為不幸。此豈人之情哉。必有甚不得已者耳。嚮吾不為斯役。則久已病矣。提一句起下文。直貫至捕蛇獨存句。自吾氏三世居是

鄉。積於今六十歲矣。而鄉鄰之生日蹙。殫其地之出。竭其廬之人

賦斂之苦。號呼而轉徙。饑渴而頓踣。同仆。迫于賦斂而徙。觸風雨。犯寒暑。呼噓毒癘。

利 往往而死者相籍謝也。謝腐疫氣藉枕藉也。○勞於遷徙也。○寫得慘毒是一幅流民圖。曩與吾祖居者。今

其室十無一焉。與吾父居者。今其室十無二三焉。與吾居十二年

者。今其室十無四五焉。應前三世非死則徙爾。而吾以捕蛇獨存。二句收上轉下有九

悍吏之來吾鄉。叫囂乎東西。隳突乎南北。誹而駭者。雖雞狗不

得甯焉。追呼之擾所不忍言吾恂恂而起。視其缶。而吾蛇尚存。則弛始然而臥。

蛇存放心謹食嗣之時而獻焉。小心養食俟其時之所需而獻上焉退而甘食其土地之所產以盡其天年。

齒。○摹擬自得光景真情真語大有筆趣蓋一歲之犯死者二焉。其餘則熙熙

而樂。豈若吾鄉鄰之旦旦有是哉。言吾犯蛇每而死者一歲則有兩次非若吾鄉鄰遭悍吏之毒無日不犯死也今雖

死乎此。比吾鄉鄰之死。則已後矣。又安敢毒邪。今吾雖終死于斯役比吾鄉鄰被重賦而死者已在後矣

安敢怨其為毒而不為此。○此段正明斯役之不幸未若復賦不幸之甚。二句情態曲盡而一段無聊之意溢于言表余聞而愈悲。孔子曰。苛政

猛於虎也。吾嘗疑乎是。今以蔣氏觀之。猶信。檀弓孔子過泰山側有婦人哭于墓而哀夫子式而聽之使子

路問之曰子之哭也一似重有憂者而曰然昔者吾舅死于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夫子曰何為不去也曰無苛政夫子曰小子識之苛政猛于虎也嗚呼。孰知賦歛

前寫臺駝種耐之法項述來涉筆成趣純是上聖至理不得看為山家種樹方未入官理一殷發出絕大議論以規諷世道深體此文

之毒。有甚是蛇者乎。一句結出故為之說。以俟夫觀人風者得焉。

種樹郭橐駝傳

柳宗元

郭橐駝不知始何名。病瘰。樓隆然伏行。有類橐駝者。故鄉人號之

駝。駝聞之曰。甚善名我固當。因捨其名。亦自謂橐駝云。僕區疾也隆然高起貌橐駝即

駝駝○以上先將橐駝命名寫作一笑其鄉曰。豐樂鄉。在長安西。何為書其鄉只為欲寫其在長安長安人爭迎也駝業種

樹。凡長安豪家富人為觀遊。種樹行樂及賣果者。種樹謀生皆爭迎取養。去聲爭相迎

取駝于家而養之視駝所種樹或遷徙無不活。無不活雙承種與遷且碩茂。蚤實以蕃。其樹大而

感其實蚤而多○活外又添寫此一句他植者。雖窺伺倣慕。莫能如也。又反觀一句伏後文有問之。對曰。

橐駝。自謂橐駝非能使木壽且孳也。折一筆能順木之天。以致其性焉爾。一篇之意已盡于此

凡植木之性。承其性字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築欲密。

此四欲字本性欲也既然已。勿動勿慮。去不復顧。其時。侍也。若子其置也。若棄。

則其天者全。而其性得矣。蒔種也○此段是暢講無不活三字理故吾不害其長而已。非

有能碩茂之也。不抑耗其實而已。非有能蚤而蕃之也。耗損也。○此段又反覆碩茂蚤

蕃四字理。○以上只淺淺就植木上說道理。從孟子養氣工夫體貼出來。一句提醒上言無心之得。下言有心之失。根拳而土易。

拳曲也。易更也。其培之也。若不過焉。則不及。苟有能反是者。則又愛之太殷。

憂之太勤。曰視而暮撫。已去而復顧。甚者爪其膚以驗其生枯。搖

其本以觀其疎密。而木之性日已離矣。雖曰愛之。其實害之。雖曰

憂之。者實讎之。故不我若也。吾又何能為哉。此段明他植者不能如一句理。○以上論種樹畢。以下入正意。

發出議論問者曰。以子之道。移之官理可乎。駝曰。我知種樹而已。官理

非吾業也。然吾居鄉。見長人者。好煩其令。若甚憐焉。而卒以禍。總提

一句下就植他者。則不然一段摹出。旦暮吏來而呼曰。官命促爾耕。勗爾植。督爾穫。鑷蚤

騷而緒蚤織而縷。縷繭繭為絲。也。縷布縷。字而幼孩。遂而雞豚。字養也。遂長也。鳴鼓而聚

之。擊木而召之。吾小人輟殫饗以勞去聲吏者。且不得暇。又何以蕃

吾生而安吾性邪。故病且怠。若是則與吾業者。其亦有類乎。寫出俗吏情弊。

前細寫梓人句句暗
伏相道後細寫相道
句相抱梓人末又
補出為主任相為相
自處兩意次序摹寫
意思滿暢

民間疾苦讀之令人悽然。問者嘻曰。不亦善夫。吾問養樹得養人術。傳其事以為官戒也。一篇精神命脈直注。末句結出語極冷峭。

梓人傳

柳宗元

裴封叔之第。在光德里。裴封叔名璋。子厚之妹夫。有梓人款其門。願傭隙同宇而處

焉。梓人即木匠。款叩也。隙宇空。屋也。傭役于主人以代租也。所職尋引規矩繩墨。家不居斲斷之器。尋八尺。引十丈。

尋引所以度長短。斲斷石斲刀鋸。斧斤之屬。○出語便作意凝結。問其能。曰。吾善度材。視棟宇之制。高深圓

方短長之宜。吾指使而羣工役焉。捨我眾莫能就一字。故食嗣於

官府。吾受祿二倍。作於私家。吾收其直大半焉。此以言語代敘事。他日入其

室。其牀闕足而不能理。曰。將求他工。余甚笑之。謂其無能而貪祿

嗜貨者。一作故。一作折。其後京兆尹將飾官署。余往過焉。委穢羣材。會眾工。委蓄

也。○寫梓人一或執斧斤。或執刀鋸。皆環立嚮之。梓人左持引。右執杖。而中

處焉。寫梓人二量棟宇之任。視木之能舉。揮其杖曰斧。彼執斧者奔而

右顧而指曰鋸。彼執鋸者趨而左。寫梓人三俄而斤者斲。刀者削。皆視

其色。俟其言。莫敢自斷者。寫梓人四其不勝。升任者怒而退之。亦莫敢愠

焉。寫梓人五畫宮於堵。盈尺而曲盡其制。計其豪釐而構大廈。無進退

焉。寫梓人既成。書於上棟。易上棟下字曰。某年某月某日某建。則其姓氏也。

凡執用之工不在列。寫梓人七余園。圓視大駭。然後知其術之工大矣。園

愕也。句句包含下意。摹寫甚工。綴既成數句。尤極含蓄。為下文張本。繼而歎曰。筆彼將捨其手藝。照不居聲。斲之器。專其心

志。照所職尋引。規矩繩墨。而能知體要者歟。體要二字是。一篇之綱。吾聞勞心者役人。勞力者

役於人。彼其勞心者歟。能者用。而智者謀。彼其智者歟。又就專其心智。句寫作二層。

是足為佐天子相天下法矣。莫近乎此也。物事也。連下三者。歟字贊美。方轉入。正意如黃河之流九折而入海何等。

委曲以下將梓人一一翻案。彼為天下者。本於人。其執役者。為徒隸。為鄉師。里胥。其

上為上士。又其上為中士。為上士。又其上為大夫。為卿。為公。離而

為六職。判而為百役。此以王都內言。外薄。博四海。薄迫也。有方伯連率。同帥。禮王制千里之外。

設方伯又十國
以為連連又帥郡有守。邑有宰。皆有佐政。其下有胥吏。又其下皆有嗇

夫版尹。以就役焉。漢制鄉小者制番夫一人版尹
掌戶版者○此以王都外言猶眾工之各有執技以食

力也。猶眾
工一彼佐天子相天下者。舉而加焉。指而使焉。條其綱紀而

盈縮焉。齊其法制而整頓焉。猶梓人之有規矩繩墨以定制也。猶
梓

人二擇天下之士。使稱其職。居天下之人。使安其業。視都知野。視野

知國。視國知天下。其遠邇細大。可手據其圖而究焉。猶梓人畫宮

於堵而績於成也。猶梓
人三能者進而由之。使無所德。不能者退而休

之。亦莫敢愠。不銜。眩能不矜名。不親小勞。不侵眾官。日與天下之

英才。討論其大經。猶梓人之善。運眾工而不伐藝也。猶梓
人四夫然後

相道得。而萬國理矣。單承一句側出第
五段句法變化相道既得。萬國既理。天下舉首

而望曰。吾相之功也。後之人循跡而慕曰。彼相之才也。士或談殷

周之理者。曰伊傅周召。其百執事之勤勞。而不得紀焉。猶梓人自

名其功而執用者不列也。

猶梓人五○以上闡相道之合梓人處凡五段文勢層疊措詞有法

大哉相手通斯

道者所謂相而已矣。

一贊作總結即宕起不知體要一段

其不知體要者反此以恪勤為

公以簿書為尊銜能矜名親小勞侵眾官竊取六職百役之事听

銀听

於府庭而遺其大者遠者焉所謂不通是道者也。

听听猶斷斷辨爭貌

猶

梓人而不知繩墨之曲直規矩之方圓尋引之短長姑奪眾工之

斧斤刀鋸以佐其藝又不能備其工以至敗積用而無所成也不

亦謬歟。

此就上五猶梓人意反寫一段文字已畢下另發議

或曰彼主為室者儻或發其私智牽制

梓人之慮奪其世守而道謀是用雖不能成功豈其罪邪亦在任

之而已。

詩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言築室而與行道之人謀之人人得為異論不能有成也○此以主為室者喻人君之任柏當專一意

余曰不然

夫繩墨誠陳規矩誠設高者不可抑而下也狹者不可張而廣也

由我則固不由我則圮。

痞

彼將樂去固而就圮也則卷其術默其

智悠爾而去不屈吾道是誠良梓人耳其或嗜其貨利忍而不能

通篇就一
愚字點次
成文借愚
溪自寫照
愚溪之風
景宛然自
已之行事
亦宛然前
後關令照
應異趣答
水描寫最
為出色

捨也。喪其制量。屈而不能守也。棟橈開屋壞。則曰非我罪也。可乎

哉。可乎哉。此又從梓人上喻為相者以合則留不合則去不可貶道亦不可嗜利意余謂梓人之道類於相。故書而

藏之。喻意正意總結一句司人。蓋古之審曲面勢者。今謂之都料匠云。審曲而勢出

察五材曲直方面形勢之實也余所遇者。楊氏潛其名。住法亦奇

愚溪詩序

柳宗元

灌水之陽有溪焉。東流入於瀟水。灌瀟二水在永州府城外或曰。冉氏嘗居也。故

姓是溪為冉溪。或曰。可以染也。名之以其能。故謂之染溪。題前先借影二層

余以愚觸罪。謫瀟水上。愛是溪。入二三里。得其尤絕者家焉。憲宗朝宗元坐

王叔文黨貶永州司馬○提愚字作主。古有愚公谷。齊桓公出獵入山谷中見一老問曰是為何谷對曰為愚公之谷桓公曰何故對曰以臣名之○引古作陪。今

余家是溪。而名莫能定。土之居者。猶斷斷。銀然。斷斷辨爭貌不可以不

更擊。平也。故更之為愚溪。叙出名愚溪之故。愚溪之上。買小邱。為愚邱。又就愚字生自

愚邱東北行六十步。得泉焉。又買居之。為愚泉。三愚泉凡六穴。皆

出山下平地。蓋上出也。合流屈曲而南。為愚溝。三遂負土累石。塞

其溢。為愚池。五愚池之東。為愚堂。六其南為愚亭。七愚池之中。為愚島。

八愚嘉木異石錯置。皆山水之奇者。以余故。咸以愚辱也。總結愚字一筆。○

落指點夫水智者樂也。今是溪獨見辱於愚。何哉。蓋其流甚下。不

可以灌溉。蓋又峻急多坻。池石大舟不可入也。小注曰幽邃淺狹。蛟

龍不屑不能興雲雨。三無以利世。而適類於余。然則雖辱而愚之

可也。此段明溪之所以為愚甯武子邦無道則愚。智而為愚者也。顏子終日不

違如愚。睿胃而為愚者也。皆不得為真愚。令余遭有道。而違於理

悖於事。故凡為愚者。莫我若也。是為真愚夫然則天下莫能爭。是溪余

得專而名焉。此段明已之所以名溪溪雖莫利於世。而善鑿萬類。清瑩秀澈。鏘

鳴金石。能使愚者喜笑。眷慕樂而不能去也。與上其流甚下。一段揚抑對照余雖不合

於俗。亦頗以文墨自慰。漱瘦滌萬物。牢籠百態。而無所避之。與上違悖事

只要表章
闢新堂之
功先說一
段名勝之
難得又說
一段舊址
之荒涼以
起荒涼於
政理之暇
新之所以
為有功未
特開一堂
見新堂之
甚關係是
記中所不
可少所是

一段抑揚對照

以愚辭歌愚溪則茫然而不違昏然而同歸超鴻聲上蒙混希

夷寂寥而莫我知也

鴻蒙元氣也一云海上海氣老子聽之不聞名曰希視之不見名曰夷○將已之愚溪之愚寫作一團無從分別奇絕妙絕

於是

作八愚詩記於溪石上

仍收轉入愚作結

永州韋使君新堂記

柳宗元

將為穹谷堪

龍

巖淵池於郊邑之中則必輦

連上

山石溝澗壑陵絕

險阻疲極人力乃可以有為也

劈空翻起

然而求天作地生之狀咸無

得焉

又

逸其人因其地全其天昔之所難今於是乎在

落入○發端忽作數折全用虛

字觀成筆法奇幻

永州實惟九疑之麓

六○九疑山名有九峯皆相類故名麓山足也

其始度

鐸

土者環山為

城書惟荒度土功○此句追原城中所以有自然泉石之故

有石焉翳於奧草有泉焉伏於泥塗蛇虺

毀

之所蟠狸鼠之所游茂樹惡木嘉葩

毒卉伯平亂雜而爭植號為

穢墟

翳蔽也奧深也虺蛇屬葩花貌卉草之總名○寫得荒蕪不堪以起下開辟之功

之來

既逾月理甚無事

欲寫韋公之開闢新堂

先著理甚無事四字妙

望其地且異之

六字寫出理甚無事人閉心妙眼

始命芟

衫

其蕪無行其

塗積之邱如蠲涓之瀏流如既焚既醜詩奇勢迭出除草曰芟積聚其草也邱如草高貌蠲除其穢

也瀏如水流貌焚燒其所積之草也醜疏其已清之流也○此記其事清濁辨質美惡異位非穢墟矣視其植則清秀

敷舒茂討嘉葩視其蓄則溶漾紆餘蓄水聚處落安流也漾水搖動貌紆曲也餘繞也○有泉怪石森然周於

四隅或列或跪或立或仆竅穴透歲邃歲堆阜突怒透曲也邃深也○有石○此記畢工乃

作棟宇以為觀游凡其物類無不合形輔勢效伎於堂廡武之下

此記新堂外之連山高原林麓之崖閒廁隱顯邇延野綠遠混天碧咸

會於譙樵門之內譙門城門上樓以望敵者新堂在郊邑中故云譙門之內○此記堂外○敘荒蕪處便是個荒蕪境界敘修潔處便是個修潔揚所可謂文中有畫

已乃延客入觀繼以宴娛魚或贊且賀曰見公之作知公之志推進一步

公之因土而得勝豈不欲因俗以成化公之釋惡而取美豈不欲

除殘而佑仁公之蠲濁而流清豈不欲廢貪而立廉公之居高而

望遠豈不欲蒙撫而戶曉贊賀語說出新堂關係政教所見者大夫然則是堂也宕開一筆豈

獨草木土石水泉之適歟山原林麓之觀歟將使繼公之理者視

前幅平平寫來意只尋常而立名造語自有別趣至未從小從上復出議論感慨為賀邱致賀以自弔也

其細知其大也。結出斯堂之不朽法。刺史稱二千石楷式也儒行今世行之後世以為楷

宗元請志諸石措諸壁編以為二千石楷

鈞姆潭西小邱記

柳宗元

得西山後八日。尋山口西北道二百步。又得鈞姆潭。古姆母潭西二十

五步。當湍而浚者為魚梁。西山在永州城西瀟山之許鈞姆潭在西山之西湍波流瀦洄之貌浚深也魚梁堰石障水而空其中以通魚之往來者

梁之上有邱焉。點邱字生竹樹。含下嘉木美竹其石之突怒偃蹇負土而出爭

為奇狀者殆不可數。上聲○含下奇石其嶽然相累而下者若牛馬之飲

於溪其衝然角列而上者若熊羆之登於山。嶽高聳也衝向也突也○單承石之奇狀描寫一筆邱

之小不能一畝。可以籠而有之。籠包舉也○又點小字問其主曰唐氏之棄地

貨而不售。酬○以物售與人曰貨問其價曰止四百。余憐而售之。李深源元克

已時同游。皆大喜。自出意外。叙買邱即更取器用。剷穢草。伐去惡

木。烈火而焚之。嘉木立。美竹露。奇石顯。叙開闢由其中以望。則山之

高雲之浮。溪之流。鳥獸之遨遊。舉熙熙然回巧獻技。以效茲邱之

下。叙元枕席而臥。則清冷之狀。與目謀。澹澹榮聲。與耳謀。澹澹水回貌。悠然

而虛者與神謀。淵然而靜者與心謀。叙玩賞中不匠簪入旬而得異地

者二。臣周也。十日曰旬。此句應起八日又得句。雖古好事之士。或未能至焉。收住下忽從小邱發。出感慨寄意更遠。噫。

以茲邱之勝。致之澧鎬鄠。戶杜。澧鎬鄠杜俱屬右扶風漢上林苑也。則貴遊之士爭買者

日增千金。而愈不可得。今棄是州也。農夫漁父。過而陋之。價四百

連歲不能售。而我與深源克己。獨喜得之。是其果有遭乎。書於石。

所以賀茲邱之遭也。感慨不盡

小石城山記

柳宗元

自西山道口徑北。踰黃茅嶺而下。有二道。故寫其二。西出尋之無

所得。閣起其一。少北而東。不過四十丈。土斷而川分。有積石橫當

其垠。銀其上為睥睨。譬梁欂。例之形。垠崖也。睥睨城上女垣也。梁欂屋棟也。山以小石城名者以此。其旁出

借石之瑰
瑋以吐胸
中之氣柳
州諸記奇
趣逸情勝
引人以深

堡保塢鳥上聲。有若門焉。窺之正黑。堡小城也。塢水障也。投以小石。洞然有水聲。其

響之激越。良久乃已。此不是寫水只極寫窺之正黑四字。環之可上。望甚遠。其旁可以窺深。其上可以望遠。無

土壤而生嘉樹美箭。益奇而堅。其疏數促。偃仰。類智者所施設也。

無土壤三字妙類智者所施設一句生下有無一段。噫。吾疑造物者之有無久矣。宕及其愈以為誠有

疑其有。又怪其不為之於中州。而列是夷狄。更千百年不得一售其

伎。是故勞而無用。神者儻不宜如是。則其果無乎。疑其無。或曰。以慰

夫賢而辱於此者。或曰。其氣之靈。不為偉人而獨為是物。故楚之

南。少人而多石。借兩或曰錯落自說胸中憤懣隨筆蓬勃。是二者。余未信之。不說煞妙

賀進士王參元失火書

柳宗元

得楊八書。知足下遇火災。家無餘儲。儲蓄積也。僕始聞而駭。中而疑。終

乃大喜。蓋將弔而更耕以賀也。因駭疑而將弔因大喜而更以賀。道遠言略。猶未能究

知其狀。若果蕩焉泯焉。而悉無有。乃吾所以尤賀者也。再足一句。以上總提作柱下

聞失火而奇賀是所以事然之故賀之自創一段議論自闢

一番實理
絕非泛泛
也取徑快
奇險仄快
語驚人可
以破涕為
笑

文分曉足下勤奉養樂朝夕惟恬安無事是望也今乃有焚煬樣赫烈

之虞以震駭左右而脂膏滫脩上隨雖上之具或以不給脩糲米滋也禮內

膏以膏之謂調和飲食也吾是以始而駭也承寫一段駭凡人之言皆曰盈虛倚伏去來

之不可常老子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或將大有為也乃始困厄震悸於是有水火

之孽有羣小之愠詩憂心悄悄愠于羣小勞苦變動而後能光明古之人皆然

斯道遼闊誕漫雖聖人不能以是必信是故中而疑也承寫一段疑以足

下讀古人書為文章善小學其為多能若是而進不能出羣士之

上以取顯貴者蓋無他焉無有他故京城人多言足下家有積貨士之

好廉名者皆畏忌不敢道足下之善獨自得之心蓄之銜忍而不

出諸口以公道之難明而世之多嫌也好廉名者所不敢道一出口則嗤嗤鴉

者以為得重賂嗤嗤笑貌○雖道亦必見笑于人僕自貞元十五年見足下之文章蓄

之者蓋六七年未嘗言是僕私一身而負公道久矣非特負足下

也。已亦避忌世嫌有負公道及爲御史尙書郎。自以幸爲天子近臣。得奮其舌思

以發明足下之鬱塞。然時稱道於行。杭列。猶有顧視而竊笑者。即欲

公道究不免於嗤嗤者之竊笑僕良恨修己之不亮。素譽之不立。而爲世嫌之所加。常

與孟幾道言而痛之。孟簡字幾道。公道難明古今重歎借以抒發不勝世變之乃今幸爲天火之所滌

盪。凡衆之疑慮。舉爲灰埃。哀黔其廬楮。者其垣。黔黑也。楮赤也以示其無有

而足下之才能。乃可以顯白而不污。其實出矣。是祝融回祿之相

吾子也。祝融回祿皆火神相助也。奇語快語則僕與幾道十年之相知。不若茲火一夕

之爲足下譽也。奇極快語宥而彰之。人皆寬宥而可以彰明其美使夫蓄於心者。咸得開

其喙。發策決科者。授子而不慄。喙口也。發策決科。謂明經取士。必爲問難疑義。書之于策。以試諸士。定爲甲乙之科。慄懼也。雖

欲如嚮之蓄縮受侮。其可得乎。蓄縮謂畏忌世嫌。受侮謂被人竊笑。於茲吾有望於子。庶幾

羣士之上是以終乃大喜也。承寫一段喜大喜。是主故此段獨詳。古者列國有災。同位者皆相

弔。許不弔災。君子惡之。左傳昭公十八年。宋衛陳鄭災。陳不救。火許不弔災。君子是以知陳許之亡也。今吾之所陳若

是。指弔有以異乎古。原不故將弔而更以賀也。承且一段顏曾之養其

為樂也大矣。又何闕焉。想參元親在故前云勸奉養樂朝夕未慰之言正照上養字樂字

待漏院記

王禹偁

天道不言而品物亨。歲功成者何謂也。四時之更。五行之佐。宣其

氣矣。聖人不言而百姓親。萬邦甯者何謂也。三公論道。六卿分職。

張其教矣。天道聖人言起立論正大是知君逸於上。臣勞於下。法乎天也。三句收上三段古之

善相天下者。自咎泉夔至房。魏可數也。上谷陶后夔舜臣房玄齡魏徵唐相是不獨有其

德。亦皆務於勤耳。先提一勤字引起待漏字況夙興夜寐。以事一人。卿大夫猶然。

況宰相乎。側重宰相當勤朝廷自國初因舊制。設宰相待漏院於丹鳳門之

右。丹鳳門即朱雀門凡宰相來朝至此待玉漏及晨而後趨朝○點待漏院示勤政也。緊接上乃若北闕向曙。東方

未明。相君啓行。煌煌火城。相君至止。噦噦誨鸞聲。金門未闢。玉漏

猶滴。撤微蓋下車。於焉以息。忽作韻語描寫宰相入院之景妙甚待漏之際。相君其有思

將千古賢相奸相心
相曲曲描
事曲曲描
出辭氣嚴
正可法在
鑒尤妙在
先借勤字
立說後將
慎字作汝
蓋為相者
一出於勤
慎則所思
自有善而
無惡末又
說出一種
苟祿全身
之庸相其
害正與奸
賢等尤足

以為後世
戒雖名為
禮似箴

乎。輕輕帶出一思字生其或兆民未安。思所泰之。四夷未附。思所來之。

兵革未息。何以弭米之。田疇多蕪。何以闢之。賢人在野。我將進之。

佞人立朝。我將斥之。六氣不和。六氣陰陽風雨晦明。災眚生聲薦至。願避位以禳

之。五刑未措。欺詐日生。請修德以釐離之。釐理也憂心忡忡。待旦而入。

九門既啓。四聰甚邇。四聰四方之聽也。虞書達四聰言廣四方之聽以決天下之壅蔽也相君言焉。時君納焉。

皇風於是乎清夷。蒼生以之而富庶。若然則總百官。食萬錢。非幸

也宜也。此段高賢相勤政之思。先用兩個思字。又轉用兩個何以字。我將字何等可思可法其或私讎未復。思所逐之。舊

恩未報。思所榮之。子女玉帛。何以致之。車馬玩器。何以取之。姦人

附勢。我將陟之。直士抗言。我將黜之。三時告災。上有憂色。構巧詞

以悅之。羣吏弄法。君聞怨言。進諂容以媚之。私心慆慆。慆○慆慢也假寐

而坐。不脫衣冠而寐曰假寐九門既開。重瞳屢回。相君言焉。時君惑焉。政柄於

是乎隳友哉。帝位以之而危矣。若然則死下獄。投遠方。非不幸也。

亦宜也。

此段寫奸相亂政之思與上賢相一樣大費經營可鄙可恨。

是知一國之政萬人之命懸於宰相。

可不慎歟。

總收上二句。

復有無毀無譽。旅進旅退。

旅衆也言與衆進退。

竊位而苟祿。備

員而全身者亦無所取焉。

賢相不世出奸相亦不恆有此等庸相却多點出尤足示戒。

棘寺小吏王禹偁

稱爲文。

棘寺周官所謂外朝之在棘卿大夫之位也。

請誌院壁。用規於執政者。作是記本意。

黃岡竹樓記

王禹偁

黃岡之地多竹。

黃岡縣名今屬湖廣黃州府。

大者如椽。竹工破之。剝

去其節。用代

陶瓦。比屋皆然。以其價廉而工省也。

從竹說起。

予城西北隅。雉堞圯

毀。

蓁莽荒穢。

雉堞城上女垣也。

因作小樓二間。與月波樓通。

月波樓在府城上亦王禹偁建。次說因竹作樓。

遠

吞山光。平滄江瀨。

賴幽闐聲。

遼夤

同。

不可具狀。

夏

宜急雨。有瀑

僕。

布聲。

冬宜密雪。

有碎玉聲。宜鼓琴。琴調和

暢。宜詠詩。詩韻清幽。宜圍棋。子聲丁丁

爭。

然。宜投壺。矢聲錚錚

撐。

然。皆竹樓之所助也。

上二句寫天時之景。下四句寫人事之景。連下六宜字。文下一助字。正見有聲韻者與竹相應而倍佳。文字雋絕。

公退之

冷淡蕭疎無意於安
排措置之
於外
自得以追
景象之上
可以得結
意
柳州起情
諸記生藉
搖曳蘊藉
更覺蘊藉

暇被批鶴警傲衣羽戴華陽巾道冠手執周易一卷焚香默坐消遣世

慮江山之外第見風帆沙鳥烟雲竹樹而已待其酒力醒茶烟歇

送夕陽迎素月亦謫居之勝概也時禹偁謫貶黃州郡○上寫竹樓之景今讀者心開目朗此寫登樓之勝則遙情獨往翩翩欲仙矣

彼齊雲落星高則高矣齊雲樓名五代韓浦建落星亦樓名井幹寒麗譙華則華矣漢武帝立井幹樓高

一十丈譙麗樓曹韓建止於貯伎女藏歌舞非騷人之事吾所不取騷憂也屈原作離騷言遭憂也今謂

詩人為騷人○又借四樓反照竹樓以我幽冷傲彼繁華襟懷何等洒落吾聞竹工云竹之為瓦僅十稔軒若重覆

之得二十稔穀熟曰稔古人謂一年為一稔取穀一熟也○應前竹工一段起下明年何處之意噫吾以至道宋太宗年號乙未歲

自翰林出滁除上州貶滁丙申移廣陵遷揚州丁酉又入西掖中書省西掖戊戌歲

除日有齊安之命黃州郡名齊安已亥閏三月到郡四年之間奔走不暇未

知明年又在何處豈懼竹樓之易朽乎細叙數年履歷如閒雲野鶴去留無定讀之可為愴然後之人

與我同志嗣而葺之庶斯樓之不朽也以脩葺望之後人極繫念又極曠達

書洛陽名園記

李去非

名園特游
觀之末耳
今張大其
事恢廣其
意其興廢
可以占盛
衰可以上
治亂至小
之物關係
至大有學
有識方有
此文

洛陽處天下之中。挾殺龍萌之阻。當秦隴之襟喉。而趙魏之走集。

蓋四方必爭之地也。點洛陽

天下當無事則已。有事則洛陽必先受

兵。予故嘗曰。洛陽之盛衰。天下治亂之候也。

感衰不過洛陽而治亂關於天下

唐貞觀底○點宗

年號開元明皇之間。公卿貴戚。開館列第於東都者。號千有餘邸。

底○點名園

及其亂離。繼以五季五之酷。其池塘竹樹。兵革蹂躪。廢而為邱墟。

高亭大榭。煙火焚燎。化而為灰燼。與唐共滅而俱亡。無餘處矣。予

故嘗曰。園囿之興廢。洛陽盛衰之候也。興廢不過園囿而感衰關於洛陽

且天下之治

亂。候於洛陽之盛衰。而知洛陽之盛衰。候於園囿之興廢。而得將

字倒用甚生活

則名園記之作。予豈徒然哉。將上二段一總寫出作記意

嗚呼。公卿大夫。方進

於朝。放乎一己之私自為之。而忘天下之治忽。欲退享此得乎。唐

之末路是已。感歎歎歎以收之

嚴先生祠堂記

范仲淹

題嚴先生却將光武兩兩相形竟作一篇對偶文字至末乃歸到先生最

先生光武之故人也。先生光武並點出相向以道。總贊一句就平日言及帝握赤符。光武至鄙儒生疆華

奉赤伏符奏上遂即帝位乘六龍。易曰時乘六龍以御天得聖人之時臣妾億兆天下孰加焉。惟

先生以節高之。從光武側到先生既而動星象。帝與光共臥光以足加帝腹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帝座甚急帝笑曰朕與故人嚴子陵共

耳歸江湖。帝除光為諫議大夫不屈去耕釣于富春山中得聖人之清泥塗軒冕天下敦加焉。惟

光武以禮下之。從先生打轉光武○以節高之以禮下之正見先生與光武始終相向以道處在壘之上九眾方有為。

而獨不事王侯高尙其事。易壘卦上九爻曰不事王侯高尙其事壘壞極而有事也處壘之世眾皆有為而上九獨在事外惟高尙其事而已先

生以之。引經證在屯之初九陽德方亨而能以貴下賤大得民也。易屯

卦初九象曰以貴下賤大得民也屯難也屯難之初德足亨屯而乃能以貴下賤民心無不歸之也光武以之。引經證蓋先生之心出乎

日月之上。高光武之量包乎天地之外。大微先生不能成光武之

大微光武豈能遂先生之高哉。互言之以終相尙之意而使貪夫廉懦夫立是

大有功於名教也。只用而使二字過又獨歸到先生見當立詞意妙仲淹來守是邦始構堂而奠

焉。祠堂在嚴州桐廬縣乃復為其後者四家以奉祠事。復者免其賦役也又從而歌曰雲山

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風。山高水長。風猶孟子故聞伯夷之風。正與上貪夫廉懦夫立六字相關。應山高水長言與山

水並垂千古。以歌結有餘韻。

岳陽樓記

范仲淹

慶歷仁宗年號四年春。滕子京名宗諒謫守巴陵郡。巴陵即岳州。宋曰岳陽。越明年政通人

和。百廢俱興。提句最不可少乃重修岳陽樓。增其舊制。刻唐賢今人詩賦於

其上。屬祝予作文以記之。述作記之由予觀夫巴陵勝狀。在洞庭一湖。洞庭湖在

府城西南。先總點一句。銜遠山。吞長江。浩浩湯湯。商橫無際涯。朝暉夕陰。氣象萬

千。四字包許。多景致。此則岳陽樓之大觀也。前人之述備矣。述指上詩賦言。只用虛筆輕輕提過。然

則北通巫峽。南極瀟湘。巫峽山名在四川夔州。瀟湘二水名在九江之間。遷客騷人。多會於此。遷容

之客也。騷人即詩人。覽物之情。得無異乎。覽物之情一句。起下三段文字。若夫淫雨霏霏。連月不開。

陰風怒號。濁浪排空。日星隱曜。山岳潛形。商旅不行。檣傾楫摧。同

薄博。暮冥冥。虎嘯猿啼。登斯樓也。則有去國懷鄉。憂讒畏譏。滿目

岳陽樓大觀已被前人寫盡。先更不贅述。止將登樓者覽物之情寫出。悲喜二意。只是翻出。後文憂樂一段。正論以聖賢憂而為文章。孰能之。

文僅百餘
字而曲折

蕭然感極而悲者矣。一段寫遷客騷人之悲，是覽物之情而憂者。至若春和景明，波瀾不驚，上

下天光，一碧萬頃，沙鷗翔集，錦鱗游泳，岸芷汀蘭，郁郁青青。紙

而或長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耀金，靜影沈璧，漁歌互答，此樂何

極。登斯樓也，則有心曠神怡，寵辱皆忘，把酒臨風，其喜洋洋者矣。

一段寫遷客騷人之喜，是覽物之情而樂者。嗟夫，予嘗求古仁人之心，或異二者之為何哉。上寫

二段只是欲起古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

之遠，則憂其君，是進亦憂，退亦憂，然則何時而樂耶。從悲喜引出憂，樂明古之仁人

憂多樂少，與人情之隨感而憂樂頓殊者不同。其必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歟。先生

大志嘗自誦曰：先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此其志也。今於此發之。○憂樂俱在天下，正見其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意。噫，微斯人，吾誰與歸。斯

指古仁人結句一往情深

諫院題名記

司馬光

古者諫無官，自公卿大夫至於工商，無不得諫者。突然而起，高題一層漢興以

萬狀包括 無遺尤妙 在末後一 結後世以 題名為榮 此獨以題 名為懼立 論不磨之 文有闕世 道也

常見世之 實顯者徒 自肥而已 視親族不 異路人如 公之義不 獨難以望 之晚近即

來始置官。夫以天下之政。四海之眾。得失利病。萃於一官。使言之。

其為任亦重矣。非古之無不得諫者。此諫官何等關係。居是官者。當志其大。舍其細。先其急。

後其緩。專利國家。而不為身謀。彼汲汲於名者。猶汲汲於利也。其

間相去何遠哉。諫官無本利。然最易犯名。必須名利。並戒方是不為身謀。二語極精細。天禧真宗年號初。真宗詔置諫

官六員。責其職事。先記慶曆仁宗年號中。錢君始書其名於版。次記光恐久

而漫滅。嘉祐仁宗年號八年。刻著於石。次記易。後之人將歷指其名而議

之曰。某也忠。某也許。某也直。某也曲。嗚呼。可不慙懼哉。同

義田記

錢公輔

范文正公。名仲淹。字希文。蘇人也。平生好施與。擇其親而貧。疏而賢者。咸施

之。三句是一薦之總。方貴顯時。置負郭常稔鉉之田千畝。號曰義田。以養濟

羣族之人。田。點義。日有食。歲有衣。嫁娶凶葬。皆有贍。擇族之長而賢

者。主其計。而時其出納焉。此中大。有經濟。日食人一升。歲衣人一縑。嫁女者

求之千古
以上亦不
可多得作
是記者非
特以之高
公之義亦
以望後世
之相感而
效之也

五十千再嫁者三十千娶婦者三十千再娶者十五千葬者如再

嫁之數葬幼者十千族之娶者九十口歲入給稻八百斛以其所

入給其所聚沛然有餘而無窮。此敘分屏丙而家居俟代者與焉仕

而居官者罷莫給。又加一語分此其大較也。一句頓往初公之未貴顯也嘗

有志於是矣而力未逮者二十年。言公早既而爲西帥及參大政於

是始有祿賜之入而終其志。慶歷二年公出爲陝西路安撫經略副討公既歿

後世子孫修其業承其志如公之存也。其子純祐純仁純禮純粹皆賢佑仁公

雖位充祿厚而貧終其身歿之日身無以爲斂子無以爲喪惟以

施貧活族之義遺其子而已。收完前文下一段引古一段昔晏平仲敝車羸

馬桓子曰是隱君之賜也晏子曰自臣之貴父之族無不乘車者

母之族無不足於衣食者妻之族無凍餒者齊國之士待臣而舉

火者三百餘人如此而爲隱君之賜乎彭君之賜乎於是齊侯以

晏子之觴而觴桓子。○引以酒予嘗愛晏子好仁。齊侯知賢而桓子服

義也。受觴不辭是服義。○美並三人又愛晏子之仁有等級。而言有次第也。先父族。次

母族。次妻族。而後及其疎遠之賢。孟子曰。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

物。晏子為近之。專美晏子今觀文正公之義田。賢於平仲。其規模遠舉。

又疑過之。結到文正公嗚呼。世之都三公位。享萬鍾祿。其邸第之雄。車輿

之飾。聲色之多。妻孥之富。止乎一己而已。而族之人不得其門者。

豈少也哉。况於施賢乎。其下為卿為大夫為士。廩稍去之充。餼廩曰稍奉

養之厚。止乎一己而已。而族之人操壺同瓢為溝中瘠者。又豈少

哉。况於它同人乎。數是皆公之罪人也。罵世人之不義。正以贊公之美公之忠義滿朝

廷。事業滿邊隅。功名滿天下。後世必有史官書之者。予無可錄也。

他人作記必以此於起手處張大之。今只於結尾略帶高絕。獨高其義。因以遺其世云。

袁州學記

李觀

作學記如
墳入先王
教化話頭
便落俗套
是作開口
將四代之
學輕輕點
過只舉秦
漢衰亡故
事學校之
有關於國
家立論最
為警切至
末不幸一
轉不顧時
忌尤見膽
識讀竟令
人忠孝之
心油然而
生真關係
世教之文
公此論為
杜范韓富
諸人發也

皇帝宗仁二十有三年。制詔州縣立學。惟時守令有哲有愚。有屈僂

力殫慮。祇順德意。屈盡也。祇敬也。此等或亦間有。有假官借師。苟具文書。官以治民。言師以教士。言假借云者。

謂徒有官師之名而無其實。惟苟且具奉語文書以上聞而已。此等比比皆是。或連數城。亡誦絃聲。倡而不和。教尼睚

不行。尼沮也。一段先叙祖君未來以前。三十有二年。范陽祖君無澤。知袁州。始至。進諸

生。知學宮闕狀。闕廢壞也。大懼人材放失。儒教闊疎。亡以稱去聲。上旨意。寫

大闕通判穎川陳君侁。莘聞而是之。議以克合。先書祖君次書陳君。相舊夫子廟。陘

隘。不足改爲。提過乃營治之。東厥土燥剛。厥位面陽。厥材孔良。記地之吉與材

美。殿堂門廡。武黝。憂上聲。堊。惡丹漆。舉以法。黝微青黑色。堊白土也。記制作之佳。故師生有舍。

庖廩有次。百爾器備。竝手偕作。記學中次第典禮。工善吏勤。晨夜展力。越明

年成。記用力勤而成功。速。詳記立學畢。舍同菜。且有日。釋陳設也。菜蘋蘩之屬。立學之初。釋菜以告先聖先師也。盱吁江李觀。諗

於衆曰。諗告也。惟四代之學。考諸經可見已。作學記自當從虞夏商周說。起今日以一句道破高絕。秦

以山西鑿與平聲六國。盡死殺。人曰鑿欲帝萬世。劉漢高祖以一呼而關門不守。武

夫健將。賣降恐後何耶。詩書之道廢。人惟見利而不聞義焉耳。古引

廢學之禍。孝武漢乘豐富。世祖光武出戎行。杭皆孳孳學術。俗化之厚。延於

靈獻。後漢靈帝草茅危言者。折首而不悔。謂竇武陳蕃李膺杜密郭泰范滂張儉王章等功烈震主者。

聞命而釋兵。羣雄相視。不敢去臣位。尚數十年。謂曹操等教道之結人

心如此。引古興學之效今代遭聖神。爾哀得聖君。俾爾由庠序。踐古人之迹。

謂建學天下治。則譚禮樂以陶吾民。教之于無事之先一有不幸。尤當仗大節。為

臣死忠。為子死孝。使人有所賴。且有所法。報之于有事之日是為國家教學

之意。應前稱上意。旨句作收若其弄筆墨。以徼驕利達而已。豈徒二三子之羞。抑

亦為國者之憂。又反收一筆。為之慨然

朋黨論

歐陽修

臣聞朋黨之說。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歸重人君。一篇主

大凡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為朋。此自然

時王拱宸章得象輩既疏救復

上此論蓋破藍元震朋黨之說意在釋古之疑援古事以證辨反覆曲暢婉切近人宜乎仁宗為之感悟也

之理也。君子小人先平寫一筆

然臣謂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其故何哉。

側注君子

小人所好者。利祿也。所貪者。貨財也。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

以為朋者。僞也。及其見利而爭先。或利盡而交疏。則反相賊害。雖

其兄弟親戚。不能相保。故臣謂小人無朋。其暫為朋者。僞也。承寫小人無朋

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修身。則

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始終如一。此君子之朋也。

承寫君子有朋故為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僞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

矣。應轉人君辨其君子小人句作一束以起下六段意堯之時。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為一朋。君子

八元。伯翳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八愷。蒼舒隤猷禱戴大臨十六人為一朋。舜佐堯退

四凶。小人之朋。而進元愷。君子之朋。堯之天下大治。君子一證及舜自

為天子。而臯夔稷契等二十二人。四岳九官十二牧竝立於朝。更相稱美。更

相推讓。凡二十二人為一朋。而朋皆用之。天下亦大治。君子又書曰

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紂之時。億萬人各異

心。可謂不為朋矣。然紂以亡國。一證 小人周武王之臣。三千人為一大

朋。而周用以興。君子又後漢獻帝時。盡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為黨

人。時以竇武陳蕃李膺郭泰范滂張儉等為黨人及黃巾賦起。漢室大亂。後方悔悟。盡解黨人而

釋之。然已無救矣。鉅鹿張角聚眾數萬皆裹黃巾以為標幟時人為之黃巾賊帝召羣臣會議皇甫嵩以為宜解黨禁帝懼而從之○小人又一證 唐之

晚年。漸起朋黨之論。李德裕之黨多君子牛僧孺之黨多小人號牛李黨及昭宗時。盡殺朝之名士

或投之黃河。曰。此輩清流。可投濁流。而唐遂亡矣。天祐二年朱全忠聚朝士貶官者二十餘人於

白馬驛盡殺之曰李振屢舉進士不中第深疾縉紳之士言於全忠曰此輩嘗自謂清流宜投之黃河使為濁流全忠笑而從之○小人又一證 夫前世之主。使能

人人異心。不為朋。莫如紂。能禁絕善人為朋。莫如漢獻帝。能誅戮

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亂亡其國。繳上紂漢唐二段是不能辨君子小人者更相

稱美推讓。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臣。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

則後世不諂舜。為二十二人朋黨所欺。而稱舜為聰明之聖者。以

太宗縱囚
自來歸囚
俱爲反常
之事先以
不近人情
斷定末以
不可爲常
法結之自
是千古正
論通篇雄
辯深刻一
步緊一步
令無可躲
閃處此等
筆力如刀
所谷截快
利無雙

能辨君子與小人也。周武之世。舉其國之臣三千人。共爲一朋。自古爲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興者。善人雖多而不厭也。繳前舜武三段是能辨君子小人者。○看伊一一用倒捲之法。五莫如字尤錯落可誦。嗟乎。治亂興亡之迹。爲人君者。可以鑒矣。總繳治亂興亡四字歸到人君身。上直與篇首惟幸人君句相應。

縱囚論

歐陽修

信義行於君子。而刑戮施於小人。兩句立柱。刑入於死者。乃罪大惡極。

此又小人之尤甚者也。懸指所縱之囚甯以義死。不苟幸生。而視死如歸。此

又君子之尤難者也。懸指囚之自歸。○兩尤字最見精神。方唐太宗之六年。錄大辟闕囚

三百餘人。縱使還家。約其自歸以就死。是以君子之難能。期小人

之尤者。以必能也。斷一其囚及期。而卒自歸無後者。是君子之所難。

而小人之所易也。斷一此豈近於人情哉。一句緊收伏後必本人情句。或曰。罪大惡極。

誠小人矣。及施恩德以臨之。可使變而爲君子。蓋恩德入人之深。

而移人之速。有如是者矣。

設一難起 下本旨

曰。太宗之為此。所以求此名也。

言太宗為此正求恩德入人之名。○劈手一接喝破太宗一生病根剝心刻髓。

然安知夫縱之去也。不意其必來以冀

免所以縱之乎。又安知夫被縱而去也。不意其自歸而必獲免。所

以復來乎。

將太宗與囚之心事 一一寫出深文曲筆

夫意其必來而縱之。是上賊下之情也。意

其必免而復來。是下賊上之心也。

盜也 賊猶

吾見上下交相賊。以成此

名也。烏有所謂施恩德與夫知信義者哉。

上以賊下非真施恩德也。下以賊上非真知信義也。○反應上文收住。

不然。太宗施德於天下。於茲六年矣。不能使小人不為極惡大罪。

而一日之恩。能使視死如歸。而成信義。此又不通之論也。

反覆辨駁 愈駁愈快

然則何為而可。曰。縱而來歸殺之。無赦。而又縱之而又來。則可知

為恩德之致爾。

又起 一波然此必無之事也。

轉急若夫縱而來歸而赦之。可

偶一為之爾。若屢為之。則殺人者皆不死。是可為天下之常法乎。

不可為常者。其聖人之法乎。

提出常法二字縱 因之失顯然可見

是以堯舜三王之治。必

寫秘演絕
不似釋氏
行藏詩序
演詩亦絕
不作詩序
套格只就
平生始終
感衰叙次
而以曼卿
夾入寫照
並插入自
已結處說
曼卿死秘
演無所向
秘演行歐
公悲其衰
寫出三人
真知己

本於人情。不立異以為高。不逆情以干譽。前不說堯舜三王留在後結辭盡而意無窮

釋秘演詩集序

歐陽修

予少以進士避京師。因得盡交當世之賢豪。當世賢豪指在位及求仕者然猶以謂

國家臣一四海。休兵革。養息天下以無事者四十年。而智謀雄偉

非常之士。無所用其能者。往往伏而不出。山林屠販。必有老死而

世莫見者。伏曼衍秘演二人欲從而求之不可得。此段言非常之士不易見先作一其後得吾亡友

石曼卿。先出曼卿作陪引曼卿為人。廓然有大志。時人不能用其才。曼卿亦

不屈以求合。無所放其意。則往往從布衣野老。酣嬉淋漓。頽倒而

不厭。伏後飲於酒與極飲醉歌一段案予疑所謂伏而不見者。庶幾狎而得之。故嘗喜

從曼卿遊。欲因以陰求天下奇士。從曼卿弔起秘演浮屠秘演者。浮屠僧也與

曼卿交最久。亦能遺外世俗。以氣節自高。二人懽然無所閒。曼卿

隱於酒。秘演隱於浮屠。皆奇男子也。二人合寫然喜為歌詩以自娛。魚點出

詩

當其極飲大醉。歌吟笑呼。以適天下之樂。何其壯也。斂其感一時賢

士。皆願從其遊。予亦時至其室。插入自家十年之間。祕演北渡河。東之

濟鄆。運無所合。困而歸。曼卿已死。祕演亦老病。叙其衰嗟夫。二人者。予

乃見其盛衰。則予亦將老矣。插入自家○寫祕演將曼卿引來陪說夫曼卿詩

辭清絕。尤稱祕演之作。以為雅健。有詩人之意。不脫曼卿祕演狀貌雄

傑。其胸中浩然。應奇男子既習於佛。無所用。深習祕演獨其詩可行於世。而懶

不自惜。已老。胠區其橐也。胠發尚得三四百篇。皆可喜者。此段方斂其集詩是正文曼

卿死。祕演漠然無所向。到底不脫曼卿聞東南多山水。其巔崖岬嶇。屈嶧論入江

濤洶涌。甚可壯也。應前壯字遂欲往遊焉。足以知其老而志在也。年雖老而志氣猶壯

○結於其將行。為叙其詩。因道其盛時。以悲其衰。仍以感衰老字二字結妙

增批古文觀止卷十

梅聖俞詩集序

歐陽修

窮而後工
四字是歐
公獨創之
言實為千
古不易之
論通篇寫
來低昂頓
折一往情
深若使其
幸得用於
朝廷一段
奇突兀爭

予聞世謂詩人少達而多窮。詩項引一語 括窮字起夫豈然哉。蓋世所傳詩者。

多出於古窮人之辭也。一句駁倒詩人多窮 下詳寫詩非能窮人凡士之蘊其所有而不得

施於世者。多喜自放於山顛水涯之外。見蟲魚草木風雲鳥獸之

狀類。往往探其奇怪。內有憂思感憤之鬱積。其興於怨刺。以道羈

雞臣寡婦之所歎。而寫人情之難言。蓋愈窮則愈工。述古今詩人 作意慕寫然則

非詩之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也。惟窮而後工故世所傳詩者多出於 古窮人之辭。一語點正引出聖俞予友梅

聖俞。點出 人少以蔭補為吏。累舉進士。輒抑於有司。困於州縣。凡十

餘年。年今五十。猶從辟。闕書為人之佐。鬱其所蓄。不得奮見於事

業。辟書聘書也為人佐如作幕賓 之類。○點出遭遇正寫其窮其家宛陵。幼習於詩。自為童子。出語已驚

其長老。既長學乎六經仁義之說。其為文章簡古純粹。不求苟說

於世。世之人徒知其詩而已。點出文章為 詩作陪引然時無賢愚。語詩者必求

之聖俞。聖俞亦自以其不得志者。樂於詩而發之。故其平生所作。

於詩尤多。

方正點出詩

世既知之矣。而未有薦於上者。昔王文康公嘗見

而歎曰。二百年無此作矣。雖知之深。亦不果薦也。若使其幸得用

於朝廷。作爲雅頌。以歌詠大宋之功德。薦之清廟。而追商周魯頌

之作者。豈不偉歟。奈何使其老不得志。而爲窮者之詩。乃徒發於

蟲魚物類。羈愁感歎之言。世徒喜其工。不知其窮之久。而將老也。

可不惜哉。

此段正寫聖俞之詩窮而後工如敘事如發論開合照應盡態極妍亦復感慨無限

聖俞詩既多。不自收拾。其

妻之兄子謝景初。懼其多而易失也。取其自洛陽至於吳興。以來

所作。次爲十卷。予嘗嗜聖俞詩。而患不能盡得之。遽喜謝氏之能

類次也。輒序而藏之。

結出作序意

其後十五年。聖俞以疾卒於京師。余既

哭而銘之。因索於其家。得其遺稿千餘篇。並舊所藏。掇其

端入聲

尤

者六百七十七篇。爲一十五卷。

記所集篇數

嗚呼。吾於聖俞詩。論之詳矣。

故不復云。

言於聖俞詩中已論之詳故於序中不復言其所以工也○惘然不盡

送友序竟
作一篇琴
說若與送
友絕不相
關者及讀
至末段始
知前幅極
力寫琴處
正欲為揚
子解其鬱
鬱耳文能
移情此為
得之

送楊真序

歐陽修

子嘗有幽憂之疾。退而閒居。不能治也。既而學琴於友人孫道滋。

受宮聲數引。久而樂之。不知其疾之在體也。先自記往事提出學琴送楊子意在此夫琴

之為技。小矣。頓及其至也。大者為宮。細者為羽。該商角徵操絃驟作。忽然

變之。聲以情遷急者悽然以促。緩者舒然以和。如崩崖裂石。高山出泉。

而風雨夜至也。如怨夫寡婦之歎息。雌雄雍雍之相鳴也。其憂深

思遠。則舜與文王孔子之遺音也。悲愁感憤。則伯奇孤子屈原忠

臣之所歎也。伯奇尹吉甫子吉甫聽後妻之言疑而逐之伯奇事後母孝自傷無罪投河死屈原楚懷王臣被放作離騷○借影形容連作三四疊乃韓歐得意之筆喜

怒哀樂。動人必深。二句轉為下筆而純古淡泊。與夫堯舜三代之言語。孔子

之文章。易之憂患。詩之怨刺。無以異。必如此寫方不其能聽之以耳。應

之以手。取其和者。道其湮鬱。寫其幽思。則感人之際。亦有至者焉。

寫琴至此極盡予友楊君子入楊好學有文。累以進士舉。不得志。及從廕調為

尉於劍浦。區區在東南數千里外。是其心固有不平者。且又多疾。而南方少醫藥。風俗飲食異宜。以多疾之體。有不平之心。居異宜之俗。其能鬱鬱以久乎。三句總攝幽憂。意情至而語深。然欲平其心。以養其疾。於琴亦將有得焉。讀至此則知通篇之說。琴意不在琴也。止借琴以釋其幽憂耳。故予作琴說以贈其行。且邀道滋酌酒進琴以爲別。一結冷然。

五代史伶官傳序

歐陽修

嗚呼。盛衰之理。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原莊宗之所以得天下。與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莊宗姓朱耶名存勳。先世唐賜姓李克用。以平黃巢。功封晉王。至封晉王存勳滅梁自立。號後唐。先作總挈。感衰得失四字。是一篇關鍵。世言晉王之將終也。以三矢賜莊宗。而告之曰。梁吾仇也。朱溫從黃巢爲盜。既而降唐。拜爲宣武軍節度使。賜名全忠。未幾晉封梁王。竟移唐祚。燕王吾所立。燕王姓劉名守光。晉王嘗推爲尙父。守光曰。我作河北天子。誰能禁我。遂稱帝。契丹耶律阿保機帥衆入寇。晉王與梁稱帝。契丹乞。丹與吾約爲兄弟。而背晉以歸梁。契丹耶律阿保機帥衆入寇。晉王與梁稱帝。契丹乞。此三者。吾遺恨也。與爾三矢。爾其無忘乃父之志。莊宗受而藏

起手一提及全篇之意。次一段叙事中。後只是兩揚兩抑。低昂反覆。感歎淋漓。直可與史遷相頡頏。

之於廟其後用兵則遣從事以一少牢告廟羊曰少牢請其矢盛平聲以錦

囊負而前驅及凱旋而納之凱軍勝之樂方其係燕父子以組守光之父

威伐燕守光曰侯晉王晉兵入梁梁主友貞謂皇甫麟曰李氏吾世仇理難降

至聽命晉王至而擒之函梁君臣之首之卿可斷吾首麟逐泣弒梁王因自殺函以木匣盛其

也入於太廟還矢先王而告以成功其意氣之盛可謂壯哉一段及

仇讎已滅天下已定一夫夜呼亂者四應倉皇東出未見賊而士

卒離散君臣相顧不知所歸至於誓天斷髮泣下沾襟何其衰也

一段抑豈得之難而失之易歟抑本其成敗之迹而皆自於人歟復作

言出正意書曰滿招損謙受益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忘身自然

應繳人引書作斷應之理也篇首理字故方其盛也舉天下之豪傑莫能與之爭又一段揚

字及其衰也數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國滅為天下笑伶人樂工也莊宗善

與優人共戲于庭後為伶人郭從謙夫禍患常積於忽微而智勇多困於所溺

豈獨伶人也哉結出正意慨想獨遠

宦官之禍至漢唐而極篇中詳悉寫盡凡作無數屢次轉折不窮只往感于女禍一句意名論卓然可為千古龜鑑

五代史宦者傳論

歐陽修

自古宦者亂人之國其源深於女禍女色而已宦者之害非一端也自來婦與寺只是並近而習其為心也專而忍先總擊二句是宦者為害之根

下文俱從此轉出能以小善中人之意小信固人之心使人主必信而親之

宦者之害一轉待其已信然後懼以禍福而把持之雖有忠臣碩士列於朝

廷而人主以為去已疎遠不若起居飲食前後左右之親為可恃

也宦者之害二轉故前後左右者日益親則忠臣碩士日益疎而人主之勢

日益孤勢孤則懼禍之心日益切而把持者日益牢安危出其喜

怒禍患伏於帷闥則嚮之所謂可恃者乃所以為患也宦者之害三轉患已

深而覺之欲與疎遠之臣圖左右之親近緩之則養禍而益深急

之則挾人主以為質至雖有聖智不能與謀宦者之害四轉謀之而不可為

為之而不可成至其甚則俱傷而兩敗故其大者亡國其次亡身

而使姦豪得借以爲資而起。至扶淵入其種類。盡殺以快天下之

心而後已。董卓因而亡。董朱温因而篡唐。千古同轍。○宦者之害五轉。此前史所載宦者之禍。常如此者。

非一世也。應前自古二字。總兜一句。夫爲人主者。非欲養禍於內。而疎忠臣碩士

於外。蓋其漸積而勢使之然也。放寬一步。正是打緊一步。履霜之戒。可不慎歟。夫女色之惑。不幸

而不悟。則禍斯及矣。使其一悟。猝卒而去之可也。持頭碎髮曰。宦者之爲

禍。雖欲悔悟。而勢有不得而去也。唐昭宗之事是已。昭宗與崔允謀誅宦官。宦官懼。劉季述等

以銀搗畫地。數上罪數十幽。上于少陽院而立太子裕。故曰。深於女禍者。謂此也。可不戒哉。結段申前深于女禍一句。最深

切著明可。不痛哉。

相州畫錦堂記

歐陽修

仕宦而至將相。富貴而歸故鄉。此人情之所榮。而今昔之所同也。

富貴歸故鄉。猶當書而錦何榮如之。史記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誰知之者。畫錦之說本此。○四句乃一篇大意。蓋士方窮時。困阨閭里。庸

人孺子。皆得易而侮之。若季子不禮於其嫂。蘇秦字季子。說秦大困而歸嫂不爲炊。買臣

魏公承叔
豈皆以書
錦爲筆著
起手便一
筆撇開以
後但從第

一層立議此古人高占地步處按魏公為相永叔在幹林人曰天下文章莫大於是即書錦堂記以永叔之藻采著魏公之光列正所謂天下文章

見棄於其妻。

朱買臣家貧採薪自給妻羞之求去買臣笑曰待吾富貴當報汝妻怒曰從君終餓死買臣不能留即去

一曰高車駟馬旗

旄導前而騎卒擁後夾道之人相與駢肩累迹瞻望咨嗟而所謂

庸夫愚婦者奔走駭汗羞愧俯伏以自悔罪於車塵馬足之間歷數

世態炎涼何等痛切此一介之士得志於當時而意氣之盛昔人比之衣錦之

榮者也。數句收拾前文振起下意

惟大丞相魏國公則不然。

韓琦字稚圭封魏國公一句撇過上文

公相去聲人

也。相州今河南彰德府安陽縣○伏句世有令德為時名卿自公少時已擢高科登顯仕

海內之士聞下風而望餘光者蓋亦有年矣所謂將相而富貴皆

公所宜素有。應起二句非如窮陋之人僥倖得志於一時出於庸夫愚

婦之不意以驚駭而誇耀之也。

翻季子買臣一段

然則高牙大纛不足為公

榮桓圭袞裳不足為公貴。

高牙大纛之牙大纛車上羽葆幢桓圭三公所執袞裳三公所服

惟德被生民而

功施社稷勒之金石播之聲詩以耀後世而垂無窮此公之志而

士亦以此望於公也豈止誇一時而榮一鄉哉。

此又道公生平之志以見異於買臣季子處

公

在至和中。至和仁宗年號嘗以武康之節來治於相。以武康節度來治相州是富貴而歸故鄉也乃作畫

錦之堂於後圃。題點既又刻詩於石。以遺相人。其言以快恩讎矜名

譽為可薄。蓋不以昔人所誇者為榮。而以為戒。於此見公之視富

貴為何如。而其志豈易量哉。就詩中之言見其輕富貴而不以畫錦為榮為韓公解釋最透故能出入將相。

公先經略西夏後同平章事勤勞王家。而夷險一節。夷平時險虞難一節為一致也至於臨大事。決大議。

垂紳正笏。不動聲色。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可謂社稷之臣矣。在公

諫垣前後凡七十餘疏及為相勸上早定皇嗣以安天下故曰臨大事云云○此段所稱皆是實事初無溢美書豐功盛烈。所以銘彝鼎而

被絃歌者。應前勒金石播聲詩二句乃邦家之光。非閭里之榮也。一篇結穴只二語筆力千鈞余雖不

獲登公之堂。幸嘗竊誦公之詩。樂公之志有成。而喜為天下道也。

於是乎書。拈出所記意

豐樂亭記

歐陽修

修既治滁。除滁州在淮東時公守是州夏始飲滁水而甘。始飲而甘明初至滁未暇知水甘也只此句意極含

作記遊文
卻歸到大

宋功專休 養生息所 致立言何 等闊大其 俯仰今昔 感慨係之 又增無數 烟波既之 柳州諸記 是為過之

著 問諸滁人得於州南百步之近。出其處其上則豐山聳然而特立。陪

上 下則幽谷窈然而深藏。陪一中有清泉滄翁上聲然而仰出。出泉俯仰左

右顧而樂之。再陪左右於是疏泉鑿石闢地以為亭而與滁人往遊其

間。出亭以上叙亭之景當滁之勝未帶與滁人句為下文發論張本滁於五代干戈之際用武之地也。五代梁唐晉漢周也

議論忽開 一篇結構 昔太祖皇帝趙匡胤嘗以周師破李景南唐兵十五萬於清流山

下生擒其將皇甫暉姚鳳於滁東門之外遂以平滁。周主柴世宗征淮南唐人恐皇甫暉

姚鳳退保清流關在滁州西南世宗命匡胤突陣而入暉等走入滁生擒之○此滁所為用武之地不能豐樂以起下文 修嘗考其山川按其圖

記升高以望清流之關欲求暉鳳就擒之所而故老皆無在者蓋

天下之平久矣。就平滁想出天下之平一往深情是龍門得意之筆自唐失其政海內分裂豪傑竝

起而爭所在為敵國者何可勝升數。上聲○宕開一筆不獨說滁也及宋受天命聖人

出而四海一嚮之憑恃險阻剗削消磨百年之間漠然徒見山

高而水清欲問其事而遺老盡矣。再疊一筆虛神不盡今滁單接介江淮之間舟

車商賈。四方賓客之所不至。民生不見外事。而安於畎畝衣食。以

樂生送死。而孰知上之功德。休養生息。涵煦許於百年之深也。歸重上之

功德是為豐樂之所由來。凡作數層跌宕。方落到此句。文致生動。不迫。修之來此。樂其地僻而事簡。又愛其俗之

安閒。應舟車商賈數句。既得斯泉於山谷之間。乃日與滁人仰而望山。俯而

聽泉。掇幽芳春而蔭喬木。夏風霜冰雪。刻露清秀。峭刻呈露清爽。秀出。秋冬。四時

之景。無不可愛。又幸其民樂其歲物之豐成。而喜與予遊也。點出題面應轉

與滁人往游句。因為本其山川。道其風俗之美。使民知所以安此豐年之樂

者。幸生無事之時也。結出作記意。應轉休養生息句。夫宣上恩惠。以與民共樂。刺史之

事也。遂書以名其亭焉。收極端莊鄭重絕妙。

醉翁亭記

歐陽修

環滁。除皆山也。滁州名在淮東。一也。字領起下文許多也。字。其西南諸峯。林壑尤美。從山單出。西南諸峯。望之

蔚畏然而深秀者。琅琊也。從諸峯單出。琅琊。山行六七里。漸聞水聲潺潺。殘而

通篇共用二十個也。卸逐步頓

跌句是記山水卻
記句是記山水卻
句句是記山水卻
亭句是記山水卻
記太守似似
散非散似似
排非排似似
家之創調

瀉出於兩峯之間者。釀娘去聲泉也。從山出泉峯回路轉。有亭翼然臨於泉

上者。醉翁亭也。從泉出亭作亭者誰。山之僧智仙也。出作亭之人名之者誰。太

守自謂也。出名亭之人法只應云太守也。又加自謂二字因有下注太守與客來飲於此。飲少輒醉。而年

又最高。故自號曰醉翁也。接手自注名亭之意注。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

山水之間也。山水之樂。得之心而寓之酒也。接手又自破名亭之意。一句不在酒。一句亦在酒妙若

夫日出而林霏開。明雲歸而巖穴暝。晦晦明變化者。山間之朝暮

也。記亭之朝暮野芳發而幽香。春佳木秀而繁陰。夏風霜高潔。秋水落而石

出者。山間之四時也。記亭之四時朝而往。暮而歸。四時之景不同。而樂亦

無窮也。又總收朝暮四時申出。樂字起下文數樂字至於二字貫下段負者歌於塗。行者休於樹。前者

乎。後者應。偃於上聲。偻樓。提攜。偃偻不伸也往來而不絕者。滁人遊也。臨溪而

漁。溪深而魚肥。釀泉為酒。泉香而酒冽。冽清也山肴野蔌。謂之蔌雜然

而前陳者。太守宴也。先記滁人遊次。記太守宴妙宴酣之樂。非絲非竹。二句貫下段射者中。

秋聲無形者也。卻寫得形色宛然變態。

投壺弈者勝。棋。韻。賦。籌交錯。賦謂籌。所以記罰。坐起而喧譁者。眾賓懽也。蒼顏白

髮。頹乎其中者。太守醉也。記衆賓自懽。太守自醉妙。已而二字貫下段。夕陽在山。人影散

亂。太守而賓客從也。歸時。樹林陰翳。鳴聲上下。遊人去而禽鳥樂

也。歸後景。記太守去賓客亦去。滁人亦去。忽又添出禽鳥之樂。來下便借勢一路捲轉去。設想甚奇。然而禽鳥知山林之樂。而不

知人之樂。人知從太守遊而樂。而不知太守之樂其樂也。刻畫此語從前許多

鋪張俱有歸東。醉能同其樂。醒能述以文者。太守也。結出作記。太守謂誰。廬陵歐

陽修也。結出作記。記姓名。

秋聲賦

歐陽修

歐陽子方夜讀書。聞有聲自西南來者。先出聲字。悚然而聽之。聽之領起下文。曰

異哉。初淅瀝以蕭颯。糝入聲含風雨句。忽奔騰而砰湃。烹。派。○含。波濤句。如波濤夜驚。喻

風雨驟至。喻其觸於物也。鏗鏘鏗鏘。聰。撐。金鐵皆鳴。含赴敵。二句。又如赴敵

之兵。銜枚疾走。不聞號令。但聞人馬之行聲。銜枚所以止諠譁也。枚形似箸。兩端有小繩銜於口而繫於頸。

自少至老
猶物之受
變自春而
秋凜乎悲
秋之意盜
于言表結
尾蟲聲唧
唧亦是從
聲上發揮
絕妙點綴

後則不能言○三喻連下三喻
長短參差虛狀秋聲極意描寫
子謂童子此何聲也汝出視之借視陪童子曰

星月皎潔明河在天是方四無人聲聲在樹間是視不予曰噫嘻悲

哉此秋聲也胡為乎來哉借童子語翻出秋聲二字蓋夫秋之為狀也其

色慘淡烟霏雲斂其色其容清明天高日晶精○晶光也其氣慄冽砭

邊人肌骨其氣其意蕭條山川寂寥其意故其為聲也淒淒切切呼

號奮發從其色其容其氣豐草綠縹肉而爭茂佳木葱蘢而可悅二句草

拂之而色變木遭之而葉脫其所以摧敗零落者乃一氣之餘烈

實寫秋夫秋刑官也司寇為秋於時為陰以二又兵象也主肅於行為金以

聲已畢行是謂天地之義氣常以肅殺而為心鄉飲酒禮云天地肅天之於物春

生秋實實字含過故其在樂也商聲主西方之音商聲屬金故夷則為七

月之律夷則七月律名月令商傷也物既老而悲傷夷戮也物過盛而當

殺註四句○此段又細寫秋之為義洗刷無餘下乃從秋陽發悲哉意嗟夫草木無情有時飄零人為動物惟

物之靈。草木無情而人有情無情者尚有時而飄零况有情者乎○四句起下數層是作賦本意百憂感其心萬事勞其形。有

動乎中。必搖其精。人之秋非一時也而况思其力之所不及。憂其智之所不

能。人或有時非秋而忽又欲故自尋秋也宜其渥然丹者為槁木。黝衣然黑者為星星。朱顏怒而變星黑髮

忽而變白猶草木之綠緣而變色葱蘢而葉脫也奈何非金石之質。欲與草木而爭榮。若欲任其憂思必此身為金石而後

可也奈何非金非石而欲與草木爭一日之榮乎念誰為之戕賊。亦何恨乎秋聲。念此槁木星星乃憂思所致是自為找賊耳亦

何恨乎天地自有之秋聲哉○結出悲秋正旨童子莫對。垂頭而睡。但聞四壁蟲聲唧唧。如助予

之歎息。又於秋聲中添出一聲作餘波

祭石曼卿文

歐陽修

維治平英宗年號四年七月日。具官歐陽修。謹遣尚書都省令史李敷。異

至於太清。以清酌庶羞之尊。致祭於亡友曼卿之墓下。而弔之以

文。曰。嗚呼曼卿。呼一生而為英。死而為靈。並點其同乎萬物生死而復

歸於無物者。暫聚之形。不與萬物共盡。而卓然其不朽者。後世之

篇中三提曼卿一歎其聲名卓然不朽一悲其墳墓滿目凄凉一叙已交情傷感不

置文亦軒
昂磊落突
兀崢嶸之
甚

名。許其名傳後世單就死一邊說此自古聖賢莫不皆然而著在簡冊者昭如日星。古引

聖賢一證言其名之必傳十九字一句讀嗚呼曼卿呼吾不見子久矣猶能髣髴子之平生。喚起下文

其軒昂磊落突兀崢嶸。撐宏而埋藏於地下者。十六字一句讀意其不化為

朽壤而為金玉之精不然生長松之千尺產靈芝而九莖。恆○此從生前想其

死後必當化為金石為長松為靈芝必不與萬物同為朽壤也○中間用不然一折更快奈何荒烟野蔓荆棘縱橫風淒露

下走燐飛螢。鄰火燐鬼但見牧童樵叟歌吟而上下與夫驚禽駭獸悲

鳴躑躅而伊嚶。伊其今日之墓今固如此更千秋而萬歲兮安知其不

穴藏狐貉與鼯鼯。悲其後日之墓此自古聖賢亦皆然兮獨不見夫纍纍乎

曠野與荒城。又牽自古聖賢皆然呼應有情嗚呼曼卿呼盛衰之理吾固知其如此。臨了又一

折而感念疇昔悲涼悽愴不覺臨風而隕涕者有愧夫太上之忘

情。自述傷感歎歎欲絕向饗

瀧岡阡表

歐陽修

善必歸親
褒崇先祖
仁人孝子
之心率意
寫出不事
薄悲而語
語入情祇
覺動人飾
感增人涕
淚此歐公
用意合作
也

嗚呼。惟我皇考崇公。卜吉於瀧岡之六十年。其子修始克表於其

阡。瀧岡在江西吉安府永豐縣阡壟也。非敢緩也。蓋有待也。提出緩表之故。包下種種恩榮。修不幸。生四歲而

孤。太夫人守節自誓。居窮自力於衣食。以長以教。俾至於成人。下為

告之發端。太夫人告之曰。汝父為吏。廉而好施。與喜賓客。其俸祿雖薄。

常不使有餘。曰。毋以是為我累。故其亡也。無一瓦之覆。一壠之植。

以庇而為生。十四字一句讀吾何恃而能自守耶。反跌吾於汝父。知其一二。

以有待於汝也。起下能自吾為汝家婦。不及事吾姑。然知汝父之能

養聲也。汝孤而幼。吾不能知汝之必有立。然知汝父之必將有後

也。一段叙父之孝親裕後吾之始歸也。汝父免於母喪。方逾年。歲時祭祀。則必

涕泣曰。祭而豐。不如養之薄也。間御酒食。則又涕泣曰。昔常不足。

而今有餘。其何及也。淺語更覺入情吾始一二見之。以為新免於喪。適然耳。

頓既而其後常然。至於終身。未嘗不然。吾雖不及事姑。而以此知

汝父之能養也。一段承汝父為吏嘗夜燭治官書屢廢而歎吾問之

寫孝親

則曰此死獄也我求其生不得爾吾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

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也矧求而有得耶以其有得則知不求而

死者有恨也夫常求其生猶失之死而世常求其死也。仁人之言

纏綿愴惻

顧乳者抱汝而立於旁生因指而歎曰術者謂我歲行在戌將死

使其言然吾不及見兒之立也後當以我語告之。謂死欲求生之語

述至此不勝酸楚

平居教他子弟常用此語吾耳熟焉故能詳也。描情其施於外事

真切

吾不能知。補其居於家無所矜飾而所為如此是真發於中者耶

嗚呼其心厚於仁者耶此吾知汝父之必將有後也。一段承汝其勉

寫裕後

之夫養不必豐要平於孝利雖不得博於物要其心之厚於仁吾

不能教汝此汝父之志也。總束數語有收拾修泣而志之不敢忘。結受

以上並太夫人之言

先公少孤力學咸平真宗三年進士及第為道州判官泗綿二州

年號

推官。又爲泰州判官。享年五十有九。葬沙溪之瀧岡。一段詳崇公仕宦年葬太

夫人姓鄭氏。考諱德儀。世爲江南名族。太夫人恭儉仁愛。而有禮。

初封福昌縣太君。進封樂安安康彭城三郡太君。一段詳太夫人氏族德爵自其

家少微時。治其家以儉約。其後常不使過之。曰吾兒不能苟合於

世。儉薄所以居患難也。逆知後來遷請之事有先見其後修貶夷陵。太夫人言笑自

若曰。汝家故貧賤也。吾處之有素矣。汝能安之。吾亦安矣。一段又表太夫人安

於儉自先公之亡二十年。修始得祿而養。又十有二年。列官於朝。

始得贈封其親。又十年。修爲龍圖閣直學士。尙書吏部郎中留守

南京。太夫人以疾終於官舍。享年七十有二。帶點太夫人年壽又八年。修以

非才。入副樞密。遂參政事。又七年而罷。詳記年數應起手六十年句自登二府。天子

推恩。褒其三世。蓋自嘉祐仁宗年號以來。逢國大慶。必加寵錫。皇曾祖

府君。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曾祖妣。累封楚國太夫人。

皇祖府君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祖妣累封吳國太夫人皇考崇公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皇妣累封越國太夫人今上初郊皇考賜爵為崇國公太夫人

進號魏國一段叙出自己出處及歷朝寵於是小子修泣而言曰此段歸美祖先方入己意嗚呼為善無

不報而遲速有時此理之常也名言至理足以訓世惟我祖考積善成德宜享

其隆雖不克有於其躬而賜爵受封顯榮褒大實有三朝之錫命

是足以表見於後世而庇賴其子孫矣總贊前人乃列其世譜具刻於

碑既又載我皇考崇公之遺訓太夫人之所以教而有待於修者

竝揭於阡總收父母教訓言約而盡俾知夫小子修之德薄能鮮遭時竊位而幸

全大節不辱其先者其來有自結出己之立身本于先澤最得體要熙寧神宗年號三年歲次庚

戌四月辛酉朔十有五日乙亥男推誠保德崇仁翊戴功臣觀文

殿學士特進行兵部尚書知青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使充京東

路安撫使。上柱國樂安郡開國公。食邑四千三百戶。食實封一千二百戶。修表。

管仲論

蘇洵

管仲相威公。威公即桓公因避宋欽宗諱故改桓為威霸諸侯。攘夷狄。終其身。齊國富強。諸

侯不敢叛。功案管仲死。豎刁易牙開方用威公。薨於亂。五公子爭立。

公子武孟公子元公子潘公子商人公子雍公子昭昭立是為孝公故曰五公子其禍蔓萬延。訖簡公。齊無甯歲。禍案夫功

之成。非成於成之日。蓋必有所由起。禍之作。不作於作之日。亦必

有所由兆。接上故齊之治也。吾不曰管仲。而曰鮑叔。鮑叔薦管仲桓公用之承禍所由是客

及其亂也。吾不曰豎刁易牙開方。而曰管仲。承禍所由是主何則。豎刁易

牙開方三子。彼固亂人國者。顧用之者威公也。責威公是客夫有舜。而後

知放四凶。有仲尼。而後知去少正卯。彼威公何人也。句含顧其使

威公得用三子者管仲也。責管仲是主事見下文仲之疾也。公問之相。當是時

通篇總不是
責管仲不
能臨歿薦
賢起伏照
應開闢抑
揚立論一
層深一層
引證一段
緊一段似
此卓識雄
文方能令
古人心服

也。吾意仲且舉天下之賢者以自對。而其言乃不過曰：豎刁易牙

開方三子，非人情不可近而已。

管仲病桓公問曰：羣臣誰可相者？管仲曰：臣莫如君公曰：易牙如何？對曰：殺子以適君，非人情不可開。

方知何對曰：背親以適君，非人情難近。豎刁如何？對曰：自宮以適君，非人情難親。管仲死而桓公不用其言，進用三子，三子專權。○入管仲罪處全在此段以下，反覆暢發此意。

嗚呼！仲

以為威公果能不用三子矣乎？仲與威公處幾年矣，亦知威公之

為人矣乎？威公聲不絕於耳，色不絕於目，而非三子者，則無以遂

其欲。彼其初之所以不用者，徒以有仲焉耳。一日無仲，則三子者

可以彈冠而相慶矣。

須看有無二字意

仲以為將死之言，可以繫威公之手

足耶？夫齊國不患有三子，而患無仲。有仲，則三子者三匹夫耳。

換轉

策不然。天下豈少三子之徒哉？雖威公幸而聽仲，誅此三人，而其

餘者仲能悉數而去之耶？

此轉更透

嗚呼！仲謂可不知本者矣。

斷句有關鎖

因

威公之問，舉天下之賢者以自代，則仲雖死，而齊國未為無仲也。

夫何患三子者，不言可也。

此段設身置地代，仲為謀論有把握。

五霸莫盛於威文，文公之

才不過威公。其臣狐偃趙衰先軫陽處父又皆不及仲靈公文公之虛。不如孝公

威公子之寬厚。文公死。諸侯不敢叛晉。襲文公之餘威。猶得為諸侯

之盟主百餘年。何者。其君雖不肖。而尚有老成人焉。晉以有賢而強威公之

薨也。一敗塗地。無惑也。彼獨恃一管仲。而仲則死矣。齊以無賢而敗。此把晉文來照齊

桓方知管仲無所逃責夫天下未嘗無賢者。蓋有有臣而無君者矣。未有有君而無臣者也威

公在焉。而曰天下不復有管仲者。吾不信也。見非天下無賢正罪重不能見仲之書管子

有記其將死。論鮑叔賓須無之為人。且各疏其短。管子寢疾對桓公曰鮑叔之為人也好直而不

能以國強寔胥無之為人也好善而不能以國絀是其心以為數子者。皆不足以託國。而又逆知

其將死。則其書誕謾不足信也。據仲之書竟以為無賢故不足信吾觀史鮓秋○即史魚以不

能進蘧伯玉而退彌子瑕。故有身後之諫。家語史魚病將卒命其子曰吾仕衛不能進蘧伯玉退彌子瑕是吾生不

能正君死無以成禮我死汝置尸牖下于我畢矣其子從之靈公弔焉怪而問之其子以告公愕然失容于是命殯之客位進蘧伯玉而退彌子瑕蕭何且死舉曹參

以自代。大臣之用心固宜如此也。引二人俱臨歿時進賢切證夫國以一人興。以一

人亡。賢者不悲其身之死而憂其國之衰。故必復有賢者。而後可以死。彼管仲者何以死哉。結語冷絕

辨姦論

蘇洵

事有必至。理有固然。引成語起惟天下之靜者。乃能見微而知著。惟靜故能知幾此先

生自負之言也。○開端三句言安石必亂。天下但靜以觀之。自見虛冒起全篇。月暈運而風礎礎柱下石也。月旁昏潤而雨。氣曰暈。柱礎生汗曰

人人知之。天地陰陽之事。人無不知。人事之推移。理勢之相因。其疎闊而難知。變

化而不可測者。孰與天地陰陽之事。人事理勢較天地陰陽則為易知而賢者有不知。

歐陽公亦勸先其故何也。好惡亂其中。而利害奪其外也。常人尚能知天地陰陽之事。而賢者反不能知人事之推移。理勢之相因。蓋其心汨於好惡利害而不能靜也。○此段申明起手三句意。昔者引山巨源見王衍曰。誤天下蒼

生者。必此人也。晉惠帝時。士衍為尚書令。樂廣為河南令。皆善衍。少時山清談。濤見之。歎曰。何物老嫗生。寧馨兒。然誤天下蒼生者。必此人也。郭汾焚陽

見慮杞曰。此人得志。吾子孫無遺類矣。唐德宗以楊炎。盧杞。同平章事。杞貌醜。有才辨。悅之時。郭子儀每見賓客。姬妾

不離側。惟杞至。子儀悉屏侍妾。或問其故。對曰。杞貌醜。而心險。婦人見之。必笑。他日杞得志。吾族無遺類矣。自今而言之。其理固有可見

介甫名始
盛時老蘇
作辨姦論
譏其不近
人情厥後
新法煩苛
流毒環宇
見微知著
可為千古
觀人之法

者。理有固然以吾觀之。王衍之爲人。容貌言語。固有以欺世而盜名者。

然不伎。至不求與物浮沈。無慮杞之陰險使晉無惠帝。僅得中主。雖衍百千。

何從而亂天下乎。反照神宗伏下願治之主盧杞之姦。固足以敗國。然而不學無

文。容貌不足以動人。言語不足以眩世。無王衍之虛名非德宗之鄙暗。亦何

從而用之。反照神宗伏下願治之主由是言之。二公之料一子。亦容有未必然也。雖理

有固然非勢所必至。○此段言衍杞之姦未甚。特其遇惠帝德宗而爲亂耳。正形安石爲極姦。今有人。暗指安石口誦孔老之言。身履夷

齊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與造作言語。私立名字。以

爲顏淵孟軻復出。有王衍之虛名而陰賊險狠。與人異趣。有盧杞之陰險是王衍盧杞

合而爲一人也。其禍豈可勝升言哉。厥後卒生靖康之禍。直視目見非爲懸斷。夫面垢不忘洗。

衣垢不忘澣。緩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臣虜之衣。食犬彘之

食。囚首喪面而談詩書。囚不櫛首居喪者不洗面。○明指安石。此豈其情也哉。從恆情勸出至姦。所謂見微知著者。

以此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鮮不爲大姦慝。豎刁易牙開方是也。注見管仲論中。

○拓開一步

以蓋世之名而濟其未形之患

緊入

雖有願治之主好賢之

相猶將舉而用之

規諷仁宗

則其為天下患必然而無疑者非特二子

之比也

應上二子容有未然意

孫子曰善用兵者無赫赫之功

不欲有功恐致傷人也

使斯人

而不用也則吾言為過而斯人有不遇之歎孰知禍之至於此哉

不然天下將被其禍而吾獲知言之名悲夫

寧願安石不見用使天下以吾言為過毋願安石用使天下被

其禍而吾獲知言之名也○結得淋漓感慨

心術

蘇洵

為將之道當先治心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麋鹿興於左而目不

瞬

然後可以制利害可以待敵

第一段言為將當先治心○此篇每段自為節奏而以治心為主

凡兵上義

不義雖利勿動非一動之為利害而他日將有所不可措手足也

夫惟義可以怒士士以義怒可與百戰

第二段言舉兵當知尚義

凡戰之道未戰

養其財將戰養其力既戰養其氣既勝養其心謹烽燧嚴斥堠

後

此篇逐節自為段落非一篇起伏自為議論也然先論不紊由後不紊由治心而養士由養士而審勢由審勢而出

奇由出奇
而守備段
落鮮明井
井有字文
之善變化

烽燧所以警寇晝則燔燧夜則舉
烽斥度也埃望也以望烽火也

使耕者無所顧忌所以養其財豐犒而優

游之所以養其力小勝益急小挫益厲所以養其氣用人不盡其

所欲為所以養其心

雖平叙自
歸重養心

故士常蓄其怒懷其欲而不盡怒不

盡則有餘勇欲不盡則有餘貪故雖并天下而士不厭兵此黃帝

之所以七十戰而兵不殆也不養其心一戰而勝不可用矣

第三段
言議戰

當知
所養

凡將欲智而嚴凡士欲愚智則不可測嚴則不可犯故士皆

委已而聽命夫安得不愚夫惟士愚而後可與之皆死

第四段言將與
士當得智愚

凡兵之動知敵之主知敵之將而後可以動於險鄧艾縊

墜

兵於

蜀中非劉禪之庸則百萬之師可以坐縛彼固有所侮而動也

後漢

炎興元年魏將鄧艾入蜀自陰平行人無入之地七百餘里鑿山通道造作橋閣山高谷深至為艱
險艾以氈自裹推轉而下將士皆攀木緣崖魚貫而進先登江油遂至成都後主禪出降漢亡

故

古之賢將能以兵嘗敵而又以敵自嘗故去就可以決

此段就上段分
出申說智字

凡主將之道知理而後可以舉兵知勢而後可以加兵知節而後

可以用兵。知理則不屈。知勢則不沮。知節則不窮。見小利不動。見小患不避。小利小患不足以辱吾技也。夫然後有以支大利大患。夫惟養技而自愛者無敵於天下。故一忍可以支百勇。一靜可以制百動。

第五段言主將當知理勢節三者

兵有長短。敵我一也。敢問吾之所長。吾出而

用之。彼將不與吾校。吾之所短。吾蔽而置之。彼將強與吾角。奈何。

曰。吾之所短。吾抗而暴僕之。使之疑而卻。吾之所長。吾陰而養之。

使之狎而墮其中。此用長短之術也。第六段言主將當善用長短之術善用兵者。使之

無所顧。有所恃。無所顧。則知死之不足惜。有所恃。則知不至於必

敗。尺箠當猛虎。奮呼而操擊。喻有所恃徒手遇蜥昔蜴。亦變色而卻步。喻無所恃

人之情也。知此者。可以將矣。袒裼而案劍。則烏獲不敢逼。冠冑衣

甲。據兵而寢。則童子彎弓殺之矣。此喻不可徒恃比前喻更深一層故善用兵者。以形

固。夫能以形固。則力有餘矣。第七段論有備無患之道而以善用兵者以形固終焉

前敘事後
議論而
古勁多
論許護
旋回一
高末短
寫像處
不必有
而亦不
無像三
轉折殊
深妙系
一結更
風雅遣
音見

張益州畫像記

蘇洵

至和仁宗年號元年秋蜀人傳言有寇至邊邊軍夜乎野無居人四語寫出將亂光景

妖言流聞京師震驚方命擇師天子曰毋養亂毋助變眾言明興

朕志自定外亂不足變且中起既不可以文令又不可以武競惟

朕一二大吏孰為能處茲文武之間其命往撫朕師代天子言便是天子氣象且語語為下文

根乃推曰伏衆推也張公方平其人天子曰然公以親辭不可遂行冬十

一月至蜀至之日歸屯軍撤守備伏根使謂郡縣寇來在吾無爾勞

苦明年正月朔旦蜀人相慶如他日遂以無事又明年正月相告

留公像於淨眾寺公不能禁敘事簡嚴質而不俚眉陽蘇洵言於眾曰未亂易

治也既亂易治也有亂之萌無亂之形是謂將亂將難難治不可

以有亂急亦不可以無亂弛有亂急無亂弛即上不可以武競不可以令文意惟是元年之秋如

器之歛溪未墜於地敬惟爾張公安坐於其旁顏色不變徐起而

正之既正。油然而退。無矜容。

得坐鎮之禮。即上歸屯撤守意。

為天子牧。小民不倦。惟爾

張公爾駑以生。惟爾父母。

以下至不忍為也。皆述張公之言發揮本意。

且公嘗為我言。民無常

性。惟上所待。人皆曰。蜀人多變。於是待之。以待盜賊之意。而繩之

以繩盜賊之法。重足屏

丙

息之民。而以砥

斟

斧令。於是民始忍以

其父母妻子之所仰賴之身。而棄之於盜賊。故每每大亂。夫約之

以禮。驅之以法。惟蜀人為易。至於急之而生變。雖齊魯亦然。吾以

齊魯待蜀人。而蜀人亦自以齊魯之人。待其身。若夫肆意於法律

之外。以威劫齊民。

齊等之名。

吾不忍為也。

此段議論皆從上。敘事中發出。雖稱道張公。實回護蜀人。蓋先生本蜀人。不得不回護也。

嗚

呼。愛蜀人之深。待蜀人之厚。自公而前。吾未始見也。皆再拜稽首

曰然。

收拾前文下。乃拈出畫像意。

蘇洵又曰。公之恩。在爾心。爾死在爾子孫。其功業

在史官。

疊下三在字。錯落有致。

無以像為也。且公意不欲如何。

一作

皆曰。公則何

事於斯。雖然於我心有不釋焉。今夫平居聞一善。必問其人之姓

名與其鄰里之所在。以至於其長短小大美惡之狀。甚者或詰其平生所嗜好。以想見其爲人。而史官亦書之於其傳。意使天下之人。思之於心。則存之於目。存之於目。故其思之於心也。固由此觀之。像亦不爲無助。此段就人之至情上曲曲寫出。留像意文勢激昂筆墨精采。蘇洵無以詰。遂爲之記。公

南京人。爲人慷慨有大節。以度量衡天下。天下有大事。公可屬。祝

數語應篇首。以起揚頌意。系係之以詩曰。天子在祚。歲在甲午。西人傳言。有寇在垣。

庭有武臣。謀夫如雲。天子曰嘻。命我張公。捨武臣謀夫不用而特用張公。公來自東。旗

纛舒舒。西人聚觀。於巷於塗。謂公暨暨。公來于于。暨暨果毅貌。于于自足貌。公謂

西人。安爾室家。無敢或訛。訛言不祥。往卽爾常。春爾條。挑桑。秋爾

滌腸。條枝落也。比乃是常是歸屯撤守遺意。西人稽首。公我父兄。公在西園。草木駢駢。公

宴其僚。伐鼓淵淵。駢駢並茂也。淵淵鼓聲。和平和暴怒也。就歸屯撤守描寫。西人來觀。祝公萬年。有女娟

娟。闐闐閑閑。有童哇哇。美娟美好也。閑閑自得貌。哇哇小兒啼也。昔公未來。期汝

棄捐。倒轉二句妙禾麻芘芘。蓬倉庾崇崇。芘芘美威貌嗟我婦子。樂此歲豐。是歸屯撤守後效

公在朝廷。天子股肱。天子曰歸。公敢不承。轉到公歸留像作堂嚴嚴。有廡有

庭。公象在中。朝服冠纓。西人相告。無敢逸荒。公歸京師。公像在堂。

結有餘韻

刑賞忠厚之至論

蘇洵

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之際。何其愛民之深。憂民之切。而待天下以

君子長者之道也。正是忠厚處一篇主意在此一句有一善。從而賞之。又從

而咏歌嗟歎之。所以樂其始。勉其終。有一不善。從而罰之。又從

而哀矜懲創之。所以棄其舊而開其新。一意翻作兩層故其吁俞之聲。歡休

慘戚。見於虞夏商周之書。上歎其不然之辭俞應許之辭也○應上堯舜禹湯文武成康此言感時之忠厚成康既沒。

穆王立而周道始衰。然猶命其臣呂侯。而告之以祥刑。呂刑告爾祥刑刑凶器而謂之

祥者刑期無刑民協于中其祥莫大焉其言憂而不傷。威而不怒。慈愛而能斷。惻然有哀憐

此坡公應
試文也只
就本旨從
疑上全寫
其忠厚之
至每段述
事而斷以
婉言警語
大才燦然
自不可及

無辜之心。故孔子猶有取焉。

此言至衰世而忠厚猶存。

傳曰：賞疑從與，所以廣恩。

也。罰疑從去，所以慎刑也。

當賞而疑則甯與之當罰而疑則甯不致。罰○就疑處見出忠厚來篇中不出此意。

當堯之時。

臯陶爲士，將殺人。臯陶曰：殺之二。堯曰：宥之三。故天下畏臯陶執

法之堅，而樂堯用刑之寬。

臯陶曰二句諸生疑不知其出處及入謝歐陽公問其出處東坡笑曰想當然耳歐公大笑。

四岳曰：

鯀可用。堯曰：不可。鯀方命圯

疇。

族。既而曰：試之。

四岳官名一人而總四岳諸侯之事也。方命，逆天而不行。

也。圯，族猶言敗類也。

何堯之不聽臯陶之殺人，而從四岳之用鯀也。然則聖人

之意，蓋亦可見矣。

獨舉堯以爲舜禹湯文武之例，刑賞忠厚意便躍然。

書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

其殺不辜，甯失不經。

罪可疑者則從輕以罰之功可疑者則從重以賞之法可以殺以無殺者與其殺之而害彼之生甯姑生之而自受失刑之責。

嗚

呼，盡之矣。

引經頓住下乃暢發題旨得意疾書如長江大河一瀉千里。

可以賞，可以無賞。賞之過乎仁，可

以罰，可以無罰。罰之過乎義，過乎仁，不失爲君子。過乎義，則流而

入於忍人。故仁可過也，義不可過也。

至理快論。

古者賞不以爵祿，刑不

以刀鋸。

又振起。

賞之以爵祿，是賞之道行於爵祿之所加，而不行於

爵祿之所不加也。刑之以刀鋸。是刑之威施於刀鋸之所及。而不
施於刀鋸之所不及也。又將刑賞振宕一番下。便一轉而入快利無前。先王知天下之善不勝

賞。而爵祿不足以勸也。知天下之惡不勝刑。而刀鋸不足以裁也。

是故疑則舉而歸之於仁。到底不脫疑字。以君子長者之道待天下。使天下

相率而歸於君子長者之道。前應。故曰。忠厚之至也。一句點出又氣。已完下作館波。詩曰。

君子如祉。取。亂庶遄已。君子如怒。亂庶遄沮。祉喜也。遄速也。夫君子之已亂。

豈有異術哉。時其喜怒。而無失乎仁而已矣。春秋之義。立法貴嚴。

而責人貴寬。因其褒貶之義。以制賞罰。亦忠厚之至也。引詩引春秋亦見同歸於中庸。

深善夫子作春秋之意有得。于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之心。

范增論

蘇軾

漢用陳平計。間疏楚君臣。項羽疑范增與漢有私。稍奪其權。增大
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為之。願賜骸骨。歸卒伍。歸未至彭城。

前半多從實處發議。後半多從虛處設想。

只就增去
不能早處
層層駁入
段段迴環
變幻無端
不可測識

疽發背死。蘇子曰：增之去善矣，不去。羽必殺增。略一獨恨其不早

耳。劈下一然則當以何事去？故作問增勤羽殺沛公，羽不聽，終以此失

天下。當於是去耶？故作問曰：否。增之欲殺沛公，人臣之分也。羽之不

殺，猶有君人之度也。增曷為以此去哉？故作答○故作問易曰：知幾其

神乎？詩曰：相彼雨雪，先集維霰。線○霰雪之始凝者也。將大雨雪必先微溫雪自上

下遇溫氣而搏謂之霰久而寒勝則大雪矣○先引詩易語文。增之去當於羽殺卿子冠軍時也。義帝命宋義為上將，號曰卿子冠軍

陳涉之得民也。以項燕扶蘇陳涉初起兵，假楚將項燕、秦太子扶蘇為名二人項氏

之興也。以立楚懷王孫心，而諸侯叛之也。以弑義帝。楚懷王入秦無罪

公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范增勸項梁求楚懷王孫名心者，立以為楚懷王。且義帝之立，增

為謀主矣。義帝之存亡，豈獨為楚之盛衰，亦增之所與同禍福也。

未有義帝亡，而增獨能久存者也。此言義帝之存亡羽之殺卿子冠軍

也。是弑義帝之兆也。其弑義帝則疑增之本也。豈必待陳平哉？三

生死去就最相關涉推原出來正見增之去當于殺卿于冠軍時也

物必先腐也。而後蟲生之。人必先疑也。而

後讒入之。陳平雖智。安能閒無疑之主哉。

反振二句結過疑增不待陳平句

吾嘗論義

帝。天下之賢主也。獨遣沛公入關。不遣項羽。

借遣沛公引起識卿子冠軍

識卿子冠

軍於稠人之中。而擢以為上將。不賢而能如是乎。

歎義帝之賢以起羽與義帝勢不兩立

羽既矯殺卿子冠軍。義帝必不能堪。非羽弑帝。則帝殺羽。不待智

者而後知也。

申上羽殺卿子冠軍是殺義帝之兆句

增始勸項梁立義帝。諸侯以此服從。

中道而弑之。非增之意也。夫豈獨非其意。將必力爭而不聽也。

着想

不用其言。而殺其所立。羽之疑增。必自是始矣。

申上弑義帝則疑增之本句

方

羽殺卿子冠軍。增與羽比肩而事義帝。

救趙時項羽為次將范增為末將故曰比肩事義帝

君臣之

分未定也。為增計者。力能誅羽。則誅之。不能則去之。豈不毅然大

丈夫也哉。

代增處置一番

增年已七十。合則留。不合則去。不於此時明去就

之分。而欲依羽以成功名。陋矣。

責增之不能知幾由于不明去就之分最有關鎖

雖然增高帝之

人皆以受書為奇事此文得意在且其意不在書一句撇開擊定忍字發議滔滔如長江大河而渾流轉變化曲拆之妙則純以神行乎其間

所畏也。增不去。項羽不亡。嗚呼。增亦人傑也哉。結尾作贊歎語。盡抑揚之致。

留侯論

蘇軾

古之所謂豪傑之士。必有過人之節。伏能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

夫見辱。拔劍而起。挺身而鬪。此不足為勇也。不能天下有大勇者。卒

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挾持者甚大。而其

志甚遠也。能忍者。能忍是一篇主意。夫子房受書於圯。夷上之老人也。其事甚

怪。楚人謂橋為圯。史記張良嘗避下邳圯上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墮其履圯下顧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愕然欲毆之為其老彊忍下取履父曰履我良業為取履因長跪履之父以足受笑而去去

許復還曰孺子可教矣約後五日平明會圯上怒良後至者再最後出一篇書曰讀此則為王者師矣後十年興十三年孺子見我濟北穀城山下黃石即我也遂去不復見○入事 然亦

安知其非秦之世有隱君子者出而試之。觀其所以微見其意者。

皆聖賢相與驚戒之意。而世不察以為鬼物亦已過矣。看老人事甚渺茫鬼怪特作翻

且其意不在書。深入一層發議此句乃一篇之領也當韓之亡。秦之方盛也。以刀鋸鼎

鑊待天下之士。其平居無事。夷滅者不可勝數。升雖有孟夏賁育

無所獲施。夫持法太急者。其鋒不可犯。而其勢未可乘。有大勇者當此時自能忍之

子房不忍忿忿之心。以匹夫之力。而逞於一擊之間。當此之時。子

房之不死者。其間不能容髮。蓋亦危矣。良韓人其先五世相韓。秦滅韓。良欲為韓報仇。求得力士。得鐵椎重百二十斤。

狙擊秦皇帝。博浪沙中。誤中副車。秦皇帝大怒。大索天下。十日弗獲。○此正不能忍之故。先抑一筆。 千金之子。不死於盜賊。何哉。其

身可愛。而盜賊之不足以死也。子房以蓋世之才。不為伊尹。太公

之謀。而特出於荊軻。聶政。兩刺客之計。以僥倖於不死。再抑一筆此圯上老

人所謂深惜者也。惜其不能忍是故倨傲鮮。上腆。忝而深折之。鮮腆言不為禮也彼其

能有所忍也。然後可以就大事。故曰孺子可教也。此段見老人以一忍字造就子房是解上之意

不在書楚莊王伐鄭。鄭伯肉袒牽羊以迎。莊王曰。其主能下人。必能

信用其民矣。遂舍之。鄭伯能忍句踐之困於會稽。而歸臣妾於吳者。三

年而不倦。句踐能忍且夫有報人之志。而不能下人者。是匹夫之剛也。此下

又提前語申論之前。其虛括此乃實發。 夫老人者。以為子房才有餘。而憂其度量之不足。

故深折其少年剛銳之氣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謀何則非有平生

之素卒然相遇於草野之間而命以僕妾之役油然而不怪者此

固秦皇之所不能驚而項籍之所不能怒也。子房之于老人可謂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矣雖

自秦始皇項籍亦不能驚而怒之也○此段極寫子房之能忍以見其為天下之大勇觀夫高祖之所以勝項籍之所以敗

者在能忍與不能忍之間而已矣。忽推論到高祖項籍正欲說歸子房項籍唯不能忍是

以百戰百勝而輕用其鋒高祖忍之養其全鋒而待其敝此子房

教之也。高祖能忍由子房教之所謂忍小忿而就大謀者以此當淮陰破齊而欲自王高祖發怒見於

詞色由是觀之猶有剛強不能忍之氣非子房其誰全之。淮陰侯韓信請為假

王漢王大怒張良躡漢王足因附耳語漢王悟立信為齊王○舉一事以明子房教高祖能忍太史公疑子房以為魁梧奇偉而

其狀貌乃如婦人女子不稱去聲其志氣。史記留侯世家贊余以為其人計魁梧奇偉至見其圖狀貌如婦人女子嗚

呼此其所以為子房歟。淡語作收含蓄不少

賈誼論

蘇軾

賈生有才卒世之才子好廢死於其病原欲疏賈之主其間絳灌舊臣而為之痛哭故自取疏廢如此所謂不能諱其所發也末以符堅用王猛責

人君以全賈生之才更有不盡之意

非才之難。所以自用者實難。惜乎賈生王者之佐。而不能自用其才也。賈誼維陽人年二十餘文帝召以為博士一歲中至大中大夫天子議以為賈生任公卿之位絳灌之屬盡患之乃短賈生帝於是疏之出為長沙王太傅後召對宣室拜為梁王太傅因上疏曰臣竊惟今之事勢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淚者二可為長太息者六帝雖納其言而終不見用卒以自傷哭泣而死年三十三○一起斷盡立一篇主意夫君子之所取者遠。則必有所待。所就者大。則必有所忍。古之賢人。皆負可致之才。而卒不能行其萬一者。未必皆其時君之罪。或者其自取也。其不能待且忍故云自取○申不能自用其才句愚觀賈生所論。如其所言。雖三代何以遠過。得君如漢文。猶且以不用死。然則是天下無堯舜。終不可有所為耶。語冷

的啟仲尼聖人。歷試於天下。苟非大無道之國。皆欲勉強扶持。庶幾一日得行其道。將之荆。先之以冉有。申之以子夏。荆楚本號將滴楚而先使二子繼往者蓋欲觀楚之可仕與否而謀其可處之位歟君子之欲得其君。如此其勤也。得君成一引孟子去齊。三宿而後出。晝猶曰。王其庶幾召我。君子之不忍棄其君。如此其厚也。愛君厚一引公孫丑問曰。夫子何為不豫。孟子曰。方今天下。舍我其誰哉。

而吾何為不豫。君子之愛其身。如此其至也。愛身至一引夫如此而不用

然後知天下果不足與有為。而可以無憾矣。得此一瑣方可接到賈生若賈生者。

非漢文之不能用生。生之不能用漢文也。此段說出得君勸愛君厚愛身至必如是始可以無憾慕寫古聖賢用世

之不苟以責賈生見得賈生欲得君甚勤但愛君不厚愛身不至耳故曰生之不能用漢文也甚有意味夫絳侯親握天子璽而授之文

帝。帝初封代王孝惠無嗣大臣迎立之始至渭橋太尉勃跪上天子璽符灌嬰連兵數十萬。以決劉呂之雌雄。高

時諸呂欲危劉氏大將軍灌嬰與齊王襄連和以待呂氏之變共誅之又皆高帝之舊將。此其君臣相得之分。豈

特父子骨肉手足哉。賈生洛陽之少年。欲使其一朝之間盡棄其

舊而謀其新。亦已難矣。此言其上疏中之意○此段發明賈生不善用才之故為賈生者。上得其君。下

得其大臣。如絳灌之屬。優游浸漬。恣而深交之。使天子不疑。大臣

不忌。然後舉天下而唯吾之所欲為。不過十年。可以得志。代為賈生畫策安

有立談之間。而遽為人痛哭哉。責倒賈生覺治安等篇俱屬無謂觀其過湘。為賦以弔

屈原。有造託湘流令敬弔先生句縈紆鬱悶。趨同躍。然有遠舉之志。有予獨抑鬱其誰語鳳縹縹其高逝兮夫固自引而遠去句

其後以自傷哭泣。至於天絕。梁王子騎墮馬而死。賈生自傷為傳無狀。哭泣歲餘亦死。是亦不善處窮者

也。不善處窮即不能自用意。夫謀之一不見用。則安知終不復用也。不知默默以

待其變。而自殘至此。文情開宕。嗚呼。賈生志大而量小。才有餘而識不

足也。總斷二句是不能用。漢文之本一字一惜。古之人有高士之才。必有遺俗之累。是故非

聰明睿胃智不惑之主。則不能全其用。古今稱苻扶堅得王猛於

草茅之中。一朝盡斥去其舊臣。而興之謀。彼其夫略有天下之半。

其以此哉。秦王苻堅因呂婆樓以召王猛。一見大悅。自謂如劉玄德之遇諸葛孔明也。乃以國事任之。○借苻堅能用王猛。正歸過漢文不能用賈生。此一轉尤妙。愚深

悲生之志。故備論之。亦使人君得如賈生之臣。則知其有狷介之

操。一不見用。則憂傷病沮。不能復振。二十一字為一句。○補出人主當憐才意。而為賈生者。亦

謹其所發哉。仍歸結到本身上去。雙關。作收深情。遠想無限。低。

鼂錯論

蘇軾

天下之患。最不可為者。名為治平無事。而其實有不測之憂。暗說景帝諸侯

然後八事
又是一格

人多歎息
然有說之
未被殺之
由者東坡
之論終前
人所未發
有寫錯罪
狀畫策處
錯畫策處
有為錯致
惜處英雄
失足千古
興嗟任大
事者尚其
甲堅忍不
拔之義哉

時彊大坐觀其變而不為之所則恐至於不可救間起強而為之則天

下狃鈕於治平之安而不吾信狃習也○闔暗說惟仁人君子豪傑之

士為能出身為天下犯大難以求成大功三句為一篇關鍵此固非勉強期

月之間而苟以求名之所能也暗說量錯非其倫○一段是冒天下治平暗說無故而

發大難之端暗說削七國吾發之吾能收之然後有辭於天下所謂出事至

而循循焉欲去之暗說錯居守使他人任其責暗說使天子將則天下之禍必集於

我暗說誅錯○一段是承○昔者鼂潮錯盡忠為漢謀弱山東之諸侯山東

諸侯並起以誅錯為名而天子不之察以錯為之說景帝三年鼂錯患七國強大請削諸

侯郡縣吳王濞膠西王卬膠東王雄渠菑川王賢濟南王辟光楚王戊趙王遂合兵反罪狀鼂錯共誅之帝與錯議出軍事錯欲令上自將而身居守袁盎素與錯有隙因言惟斬錯可以謝諸侯帝遂斬

錯東市○入事天下悲錯之以忠而受禍不知錯有以取之也一句斷定全篇但發此句古

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堅忍不拔之志惟堅忍不拔故能從容收功代

下徐字反照下驟字昔禹之治水鑿龍門決大河而放之海方其功之未成也

蓋亦有潰會冒衝突可畏之患。惟能前知其當然。事至不懼。而徐

為之圖。是以得至於成功。借禹作證為立論之根夫以七國之強。而驟削之。不能為

圖。其為變。豈足怪哉。不能前知其當然錯不於此時捐其身。為天下當大難

之衝。而制吳楚之命。乃為自全之計。欲使天子自將。而已居守。句一

指出鼠錯破綻通篇從此發議且夫發七國之難者誰乎。緊喝一句已欲求其名。應前安所逃

其患。應前禍字以自將之至危。與居守之至安。已為難首。擇其至安。而

遺天子以其至危。此忠臣義士所以憤怨而不平者也。斷盡鼠錯與袁盎何與耶

當此之時。雖無袁盎。亦未免於禍。承上遞下何者已欲居守。而使入主

自將。以情而言。天子固已難之矣。而重違其議。是以袁盎之說。得

行於其間。正見受禍皆錯自取使吳楚反。錯以身任其危。日夜淬礪。翠火入水為淬礪磨也東

向而待之。使不至於累其君。則天子將恃之。以為無恐。雖有百盎

可得而間哉。此段是代為錯計作正意收住嗟夫。世之君子。欲求非常之功。則無務為

自全之計。又喚醒使錯自將而擊吳楚。未必無功。到底只責其不自將。收足出身犯難意。惟其欲自固其身。而天子不悅。奸臣得以乘其隙。錯之所以自全者。乃其所以自禍歟。收上錯有以取之句。